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二

欽宗

靖康元年正月丁卯朔

案錢大昕四史劄聞政靖康元年正月丁卯朔日也原本脫

寫綱字

金人犯澹州

案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幹離不

今據增

東都事略宋史本紀薛應旂續鑑畢沅續鑑亦均在戊辰

辰李重十朝綱要梁方平何灌師潰退保滑州在戊辰

灌奔還金人乘舟濟河在己巳內侍梁方平領兵在黃河北岸賊騎奄

至倉卒奔潰時南岸守橋者望見虜中旗幟燒斷橋纜

陷沒凡數千人虜因得不濟方平卽遁

案靖康前錄云

與其徒縱飲探報不明禦敵無備汴賊至乃始奔駭少

橋南縱火而遁橋雖已斷飄於北岸猶二十八虹賊少

加葺遂濟河北盟會編謂賊至而河冰合遂濟未

是李重十朝綱要二年二月辛酉梁方平伏誅靖康要

錄二月二十三臣僚上言金人犯河南北梁方平何

灌各統精兵控扼河津方平敗駟棄河不守灌望風遁

遂致敵國馮陵畿甸富行軍法其罪惟均今灌以重傷

死於瀾下而方平未正典刑無所畏憚國威不振士論

惜之陛下方欲法我祖以武功定禍亂統御將帥使有

罪者必誅當日方平始奉聖旨依軍法戮於都市靖康

前錄二十六日收梁方平械送開何灌軍亦望風潰散

封府治不守河之罪斬於茅橋下

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支案三朝北盟會編何灌度不能

其後比至汜水灌兵又驚潰乃引其餘兵還至京師是

年四月二十九日臣僚上言何灌敗事其子孫應行削

奪賜管庶使將帥知逃遁者禍及子孫有以累其心奉

聖旨何灌子孫並勒停送唐州驛管何灌戰死於本月

乙亥日初虜至邯鄲案原本脫邯字據陳均九朝編年

可考遣郭藥師爲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

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濟其言州縣無備邀取金

繪暴宮禁間事者皆藥師爲之也議親征紀事本末卷

藥師引金人渡河靖康前錄載此較詳前錄云沈瑄見

郭藥師藥師留食藥師自言今日藥師以二十騎先據

橋南軍走過而爲藥師所邀遂不藉人兵焚橋而去擁

入流者數千人常勝軍止傷三人蓋藥師深知宋人虛

實故輕捷敢先也陳極通鑑續編薛應旂通鑑並稱

方平帥禁旅屯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吉補奄至不載藥

師恐失實藥師金史有傳而朱勝非秀水聞居錄及中
興姓氏錄二書言其始末較本書爲詳今附錄於此秀
水開居錄曰宣和間經營燕地虜將郭藥師首來歸附
既得燕山授以節鉞專飲酒尚醞絕品曰小槽眞珠紅
城龍數無虛日藥師喜飲酒尚醞絕品曰小槽眞珠紅
者日賜一樽置驛送嘗至京師召赴禁中凡寢殿與齊
珍奇之物悉令縱觀眷待優異如此金人南侵藥師率
大將張合敵劉舜仁俱叛與之合從犯關既議和解虜
酋須索犒軍金幣數千萬雖極竭不能充足虜使云藥
師嘗至宣和殿見帝中金一塊數千兩者何謂不足中
興姓氏錄叙逆傳云藥師以燕山府叛降大金盡以宮
禁奢侈中國無備之事故之大金導之京師將二千騎
至濟州先據橋南以邀王師入河者數千直至城下
大金用之大金退每用藥師陷河北諸州幹離不回至
燕山知常勝軍反覆下合盡發歸本貫至松亭關遣女
眞數千騎盡倍殺之以藥師爲燕京留守又遷平州後
粘罕以余緇叛疑業師預謀追至元帥府獄鞫之既而
獲免藥師家富於財牛馬不知其數婢奴千粘罕謂
財能動人盡奪之囚歸女眞之域于安國亮時預南侵
之謀亮犯淮上統兵爲先鋒亮被弑安國爲亂兵所殺

民雖在纘承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師實有名

案續卡編年資治通鑑作兵出有名據三已戒六師躬

朝北盟會編載此詔文並作師實有名將士銳於敵

行天討夢卜兆於襲祥庶甯邦國之虞克紹祖宗之烈

四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眞宗皇帝幸澶淵故

事下有疾速檢舉施行六字命吳敏爲親征行營副使

許便宜從事尙書兵部侍郎李綱顯謨閣直學士新知

開封府叢山爲參謀官團結兵馬於殿前司紀事本末

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己巳李綱爲親征行營使吳

敏副之誤也綱於初五日辛未始有親征行營使之命

此上與聶山同爲參謀官耳王宗沐續通鑑庚午日李

綱議尙稱爲行營參謀官與此合李直十朝綱要陳

均九朝編年備要及靖康要錄並於辛未日始書李綱

爲親征行營使皆不誤徐夢莘北盟會編除吳敏等指

揮在是月四日庚午而李綱爲親征行營使亦在五

辛未王師東都事昭吳敏知樞密院事在乙巳綱爲行

營使在庚午略有功編年今附錄於此封氏編年日議發

於李綱說詳封有編年今附錄於此封氏編年日議發

廷聞金人據濟州何灌梁方平俱歸勤王之師未有至

者大臣建議不一或曰河北人心已動脫或渡河計期

必戰鋒不可當我師若出望敵必潰此兵家所忌望陸
下南渡大江或西奔關中集天下兵選將出師分兵四
繫俾匹馬不可歸也或曰京城雄師尚數十萬可以堅壁戒
何以支梧天下乎今京城雄師尚數十萬可以堅壁戒
嚴收民清野使敵人攻不得前退無所掠師老氣沮俟
勤王之師內外犄角使犬羊之羣羅拜請命李綱曰二
者之論皆非所長昔者契丹擁百萬之師直抵瀘淵當
時若從避幸之請堅壁之言豈得天下太平百有餘年
賴祖宗威靈社稷之福惟寇萊公堅欲御駕親征鑿輿
既渡遂殄捷攬戎人喪氣遣使請和河北遂復今日之
事與之同豈可緩也雖是日聞幹離不兵拒河濟州
然紛拏終歸李綱之議

不守夜漏二鼓道君皇帝車駕東出通津門道君皇后

及皇子帝如等相續以行命平涼軍節度使中太一宮

使范訥統勝捷軍扈從百官多潛遁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道君東幸

事載李綱靖康傳信錄最詳精要錄是月十五日太

上道君皇帝度揚子江至鎮江府辛酉次揚州均與之合

二月乙未道君皇帝發鎮江府辛酉次揚州均與之合
傳信錄云初道君以正月三日夜乘船通津門獨蔡攸
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爲緩則乘肩輿又以爲緩則
於岸側得般運甌瓦船乘載饑甚於舟人處得餅一枚

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館於州宅得衣被之屬

市鹽驟乘之至符離始登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及

童貫高傑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淮如

維揚高傑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揚州

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

太上皇后居揚州王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

多先歸者宋史本紀及陳桎薛應旂備要云時蔡京父子

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陳均編年備要云時蔡京父子

欲避難南奔以官司舟船皆隸發運使乃以宋曠為江

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喚攸之妻黨也於是蔡氏宋氏皆

傾家甯遠軍節度使朱勔放歸田里責太傅楚國公

南下致仕王黼為崇信軍節度使永州安置賜翊衛大夫安

德軍承宣使李彥死黼彥仍藉沒家貲四十八案此云

黼彥仍籍沒家貲而二十五日辛卯又云詔籍其貲疑

有一誤三朝北盟會編二十四日庚寅王黼削奪在身

官爵長流衡州附載靖康遺錄云是日籍王黼第得金

寶以億萬計則王黼籍貲當在二十四日王宗沐薛應

族續通鑑云黼聞金兵至不

俟命載其孥以東故有是責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原本作己丑日金史本紀在己巳日

月丁卯朔不宜癸酉前有己丑日金史本紀在己巳日

金人作筏渡河逼京城

宋史本紀及畢沅續通鑑在壬申日今從金史附於此
沈瑄南歸錄曰沈瑄見國王曰南岸已無一人你
來日須去到汴京金人尋得小船十餘隻可載五七
人浮水過者所損甚多步兵尙未至於上下流得大船
遂渡驍騎至六日方渡畢其步兵始至而老弱者留濬
州壬申爲是月初六日己巳爲是月初三日據沈瑄謂
六日方渡畢蓋己巳始渡而壬申渡畢耳

庚午以尙書兵部侍郎李綱爲尙書右丞東京留守同

知樞密院李稅副之

案李稅原本誤李稅據宋本東都事略及宋史本紀改

聶山

爲隨軍轉運使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綱侍

班延和殿下適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綱語

知東上閣門事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辨

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

時而用例邪孝莊卽具奏詔引綱立於執政之末因啟

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避狄果有之宗社

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舍之而去可乎上默然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舍此欲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時內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決可保守願詳議之上顧綱曰卿可用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綱詣東壁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綱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所以守不在此濠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之誠爲淺狹然可以精兵強弩據也上顧大臣曰策將安出皆默然綱進曰今日之計莫如整厲士馬聲言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

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

厚祿畜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

彥等皆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貌案位貌靖康要錄作位號撫馭

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厲聲曰李綱莫能出戰

綱曰陛下不以臣爲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

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問執政有何闕趙野以尙書

右丞對時宇文粹中扈從東幸故也上卽命除綱右丞

綱曰臣今正謝猶服緣非所以示中外卽時賜袍帶并

笏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上入進膳賜

宰執食於崇政殿門外廡再召對於福甯殿去留之計

猶未決也召命綱與稅留守綱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

卽時幸蜀宗廟朝廷碎於賊手累年僅能復之范祖禹

以為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
 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
 舍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
 留守何補於事宗廟朝廷且將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
 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
 豈可留此上色變降榻曰卿等毋執朕將親往陝西起
 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綱泣拜俯伏以死請會燕越
 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上意稍定即取紙書可回二字
 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寇
 專以委卿綱曰受命與稅同出宿於尚書省宰執於內
 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
 諭宰執欲詰且決行質明綱入朝

案靖康傳信錄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

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見禁衛擐甲乘輿服

御皆已陳列六宮幙被皆將陞車綱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呼曰願以

死守不居此將安之綱出與殿帥王宗濂等入見曰陛下

下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

妻子皆在都城中豈可舍去萬有一中道散歸陛下孰

與爲衛且虜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

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綱謂同列曰上意已定敢有

異議者斬因出傳旨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和

本末卷百四十七案續宋編年通鑑原注引呂中曰當

虜人之入寇也人以爲車駕不當守京城使其從行幸

之計可以無蒙塵之禍乎曰靖康之禍在於無備而不

在於守與避也爲靖康計者固當避狄而非倉猝之

可避也使其早從幸關中之謀乘虜未至則車駕行幸

猶可以達否則早從上皇治兵西京之訓集天下勤王

之師京城或可以守虜既迫京師而謀避伏乘輿一去
禁衛閭虜至而四潰矣此李綱所以不主其所議也續
編年通鑑文多與紀事本末同惟續鑑載白時中請上
南幸或云欲上西幸洛陽吳敏曰京城百萬生靈奈何
棄之紀事本末無此數語是時請南幸者張邦昌與白
時中也靖康前錄載之請西幸者蔡倫也其弟蔡偁北
征紀實述之今附錄於此知續鑑亦有本靖康前錄
曰時白時中張邦昌皆欲邀翠華以幸襄陽上問宗社
何如時中輒對曰招募英雄以圖克復自茲祖都汴垂
二百年金湯之固器甲之利在所以不則高俅不招刺
號為驍勇比年以來外則童貫失陷內則高俅不招刺
軍政不修然比年之勤王之師強弱自不相侔北征紀實
曰季兄脩欲上言昔澶淵之役虜人料天子必幸蜀因
伏兵於般滎道上言昔澶淵之役虜人料天子必幸蜀因
也然彼方謂我獨西兵可用誠是也都邑不可守藉守
亦必破況天子不乘危且上兵伐謀今太上既將南幸
爲新天子計不若行狩陝西反據形勢以臨之鳩集藩
翰大臣數道並進乘我銳氣下兵以圖收復此萬全矣
金人若犯都邑既掩空城謀折氣沮無可得彼而我
陝西鳩兵稍成就計已四五則天時地利彼俱不得
必引而去重載而歸可一舉破也都城爲患不過一火
而已此疥癬爾雖恐澠道險勤王之兵則可從南陽
走武關入長安亦漢唐大路不過回遠比穀澠差數日
間會兵而後鼓行此所謂從天而下也二十七日不得

對至元日季兄始得對於延和殿當季兄待對殿閣時
三人同班一給事王雲一中書舍人張恣也雲方訟言
大臣皆失措李士美已失魂矣某問著都不能答至今
謀不定奈何今尚書來何所建白耶季兄即以前說及
之雲曰雲所以求對者正爲此告尚書大家著力季兄
見上上大然之日卿可帥長安爲朕先去鳩兵斂賦俟
朕之來也俄雲亦上後不得雲所奏之詳然後來條與
脩在穎橋得鎮一見雲因及城守之事雲曰國家不過
開元天寶事爾今卻城守致大禍者某人三人皆罷對
而上以季兄劄子手付大臣曰脩可日下換資政殿大
學士除知丞與軍先去俟朕至是日晚又議遣差排觀
遞官大臣因其薦舍人席益召至福甯殿天子面諭所
以仍日卿可先去大郡則喻以車駕親出可備五萬人
芻糧賞賜小縣則言大臣領兵撫師爾皆預爲之備卿
可置司於鄧州開朕出即復來迎又使益自辟官從南
陽通金商路而益以待制安撫兩路便宜行事益又奏
無兼侍乞攜母氏先行天子亦可之謀已定矣

辛未御宣德門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降輦勞問將
士命李綱吳敏敘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
勉勵之意俾閣門官宣諭六軍將每旬聲諾皆感泣流

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賜諸軍班直緡錢有差命綱爲

親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曠副之案曹曠原

本傳作曹曠括宋史本紀置司於大晟府辟置官屬賜

銀錢各百萬案靖康要錄辟參謀官書寫樓宜句當公

使百餘人選差三省吏部戶房人朝請武功大夫以下

及將校官誥宣帖三千道許便宜從事紀事本末卷

壬申詔每路差近上內侍一員督帥臣將勤王兵入援

紀事本末卷太學生陳東上書曰竊知上皇已幸亳

社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貫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

數賊遂引上皇迤邐南渡萬一變生實可寒心蓋東南

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色悉取給焉其風

聲氣俗素尙侈靡人所動心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

皆數賊門生一時姦雄豪彊及市井惡小無不附之近

除發運使宋暎是京子攸之妻黨貫昨討方寇市恩亦

衆兼聞私養死士自爲之備臣嘗上書言六賊罪惡

東等上書言六賊惡在宣賊心自知不免反怨朝廷

緣上皇遂請此行臣竊恐數賊南渡之後必假上皇之

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

有至難言者則東南之地恐非朝廷有其爲患豈夷狄

比哉望悉追數賊悉正典刑別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

上皇如毫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上然之

紀事本末

癸酉幹離不軍至京城西北

幹離不即金史之宗望也金史宗望本傳云本名

幹魯補又作幹商不太祖第二子也大金國志幹離不傳一名宗傑乃武元第四子江南誤呼作二太子其說

與金史不同中興屯半駝岡天駟監卽孳生馬監之所

案靖康傳信錄半駝岡者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

如沙磧然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卽孳生馬監之所

澤陂靖康要錄作震澤陂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打球於

其間金人兵至徑趨其所藥師導之也自虜騎臨河梁

方平燒橋而遁虜不得遽渡小舟能容數人者以濟凡

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集也旋濟全行無復隊伍旣

濟據半駝嶺獲馬二萬匹笑謂沈瑄曰南朝可謂無人

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輩豈得渡哉紀事本末卷是夕

金人攻宣澤門案宣澤門靖康傳信錄以火船數十順

流而下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城下火

船至摘以長鉤投石碎之又於中流排置杈木及運蔡

京家山石壘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迨旦始定自

上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
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
焉修樓櫓掛羶幕安砲座設弩牀運磚石施燎炬垂櫺
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畢四壁各備以從官宗室武臣
爲提舉官諸門皆以中貴大小使臣分地而守又團結
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軍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
統領將領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通津門外案通津門
靖康傳信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後軍居朝陽門外案
陽門靖康傳占樊家岡使虜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
信錄作宋門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虜
抵城下矣紀事本末卷以尙書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假

工部侍郎充軍前計議使親衛大夫康州防禦使高世
則副之望之卽行少頃虜亦遣吳孝民至舉鞭與望之
遙相揖約孝民至城西相見是夜望之與世則縋城下
入何灌帳中虜使二人亦至孝民因言欲割大河爲界
副以犒軍金帛望之與辨論之久之孝民不答遂與望
之來開遠門入至都亭驛已過四鼓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鄭望之撰
有靖康城下奉使錄自述其事較詳今附於此奉使錄
日靖康元年正月七日望之任尙書駕部員外郎太僕
司選馬兵部尙書路允迪來傳語約同到都堂問子緝
既到都堂見官吏紛擾望之徑入太宰李邦彥閣子宰
執具在亦有從官三五員少幸張邦昌正行步前執望
之手日鄭郎中在此可往時有一內官在側邦昌卽令
任珪奏云已差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去望之曰云不知
何事邦昌云適得何灌奏言金人已到城北朝廷且遣
使人出來勞軍卻恐有商量望之又云乞見上得使旨
乃行邦昌云有甚旨且往軍前看他家如何俄有內官
一人同珪來傳宣令押奉使出門借尙書工部侍郎充
奉使大金軍前計議使副使差高世則是時惶惶更不

暇往國信所關鞍馬袍帶邦昌顧小吏取公服允迪假
金帶鞍轡布遣語音高到安遠門登城見何灌人馬在城
腳下擺布侍郎往軍前奉使可遣人來打話見一紫袍
遣工部郎一白袍人稱防禦紫袍人係燕人吳孝民白
袍人係金人吳孝民云皇加額既是我到趙州路上截得今
上皇帝師位教書以手加額既是我到趙州路上截得今
說如何孝民云要割大河爲界更要犒軍金帛望之云
如此則非是買賣譬如有人買絹一匹索價三貫文買
者酬二貫五六百文又添一二百遂交易如此謂之買
賣今既要金帛又要割地而彼無一物與我豈可謂之
買賣止是強取孝民更不說話便入城至都亭驛時
約四更多時纔到驛上賜到御筆適知鄭望之已回不
知有何話語

一奏來

甲戌鄭望之高世則入奏使事退引見金使吳孝民跪
奏曰上皇朝與大金結約海上復違盟誓皆已往事今
日少帝陛下與大金別立誓書結萬世懽好可也向者
李鄴來議割獻三鎮事皇子今遣使人代朝見之禮願

遣親王宰相到軍前報禮大金喜禮意之重前日割地

之議往往可罷少帝之稱自此始上願宰執未有對者

李綱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同知樞密院卿

李梲奉使治通鑑作李鄴鄭望之高世則副之紀事本末卷百

四十五案三朝北盟會編宣和七年十二月月中旬聞賊

近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至靖康元年正月七日

癸酉回京師再遣鄴與李梲等行當即此事是鄴與二

人同行長編與續各舉其一也然鄭望之奉使錄蕭

三寶奴等謂皇子鄴君訝南朝不遣使人來求和望之

答云朝廷已遣給事中李鄴去不知甚處逢大金人馬

更不曾得消息又似此時李鄴不與望之同往而同往

者惟李梲耳然則李鄴使金直至初十日乙亥始與望

之等同歸而三朝北盟會編稱鄴於

初七日回京師至是再遣亦不免誤

宰執退綱獨留問

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綱對曰虜氣方

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

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

李稅柔懦而誤國事因言虜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

猶以爲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

廷不爲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如朝廷震懼一

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

能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案

成日與靖康傳信錄不合傳信錄云賊知守城有備不

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

堅欲入城余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俟明乃入城初十

日也上御崇政殿幸執起居說升殿奏事引使人對出

幹離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

復請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上顧宰執未有

對者余因請行傳信錄虜使入城在初十日爾甲戌則

是初八日其不合一也傳信錄虜使過四鼓其不合二

則矣西夜自開遠門入至都亭驛已過四鼓其不合三

也李鄴於七日癸酉回京師乃是一人獨回並無虜使

相隨則傳信錄謂遣使隨李鄴請和當指乙亥日與三

寶奴等同歸無疑安得李綱請行反在李鄴未歸以前

其在乙亥之夜明日丙子入城正與初十日合則李綱

請行當在三寶王泊諸人來獻玉帶名馬時而不在吳
孝民入城時也鄭望之奉使錄稱孝民跪奏皇子耶君
要一大臣過去上即云李稅鄭望既退稅與望之再對
之過去與此云上願宰教亦不合

上云若及割地則多與歲幣增三五百萬不妨望之次
論及犒軍金銀可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稅押金一萬
兩及酒果賜幹離不案靖康要錄云出城時日已昏黑
射箭相及從者一人死之餘四人亦傷夜至孳生監鄭
望之奉使錄云孝民屢前逼出城綵伺候賜金酒果所
以選留上馬時日落多時出萬勝門約一二里間日已
昏比至孳生監一更多時見幹離不但訝國家違盟如
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覺殺金人之詔如此使人至幹
三五事都及和議乃云夜晚俟來日相見

離不南向坐見之案靖康傳信錄云稅望之遣燕人王
汭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爲
趙氏宗社恩莫大也議和所須犒師金銀絹絲各以千
萬計馬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

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

親王宰相爲質

案鄭望之奉使錄此段云云明日再見使及之

稅等不敢有言

但曰有皇帝賜金萬兩及酒果幹離不令吳孝民受之

夜宿孳生監金人遣蕭三寶奴耶律忠張愿恭三人來

案奉使錄三寶奴等云皇子耶律君至中路便意回只訝

南朝不遣使人來求和望之云朝廷已遣給事中李穀

去不知甚處逢大金人馬更不得消息三寶奴云李給

事如是上皇遣來皇子耶律君道不知他今上意旨如何

望之云主上卽位十餘日上皇已南幸首言以我納張

朝廷倉卒未及遣使而人馬已及城下上皇禪位少帝登極卽擬還師第訝南朝不來求和望

及奉使錄亦作張覺大金國志作張穀既聞之云女真本一小國初以士馬彊盛滅契丹終能以禮

義與中國通好豈不爲美若一向恃強務欲并吞非至

理三寶奴云但南朝多失信須要一親王爲質古亦有

之望之云如燕太子丹質於秦是也然不知周鄭交質
其後卒至交惡果爲大計質亦何恤若以親王往萬一
有感風露致不測以人情言之貴朝亦不得不悔此事
終恐無益三寶奴笑云北朝以兵之所加爲疆境今已
至汴而皇太子郎君但欲畫河爲界已而望之云朝廷
自來與金國講好以燕山爲藩籬內郡及都城不爲戰
守備豈事力誠單弱若皇太子必欲以河爲界此乃恃
強有所邀耳且南朝得北朝地不能守前日燕山是也
北朝得南朝地恐亦然蓋人情向背不同不若增益歲
幣爲無窮利爾因許銀三百萬兩三寶奴不悅而退是
日虜移壁開遠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奚鄭望之奉
能守北朝得南地豈守不得古人有守得者望之云耶
律德光到汴京不及一月如何謂之守得三寶奴云有

守得底望之云北邊種落得中原地無如拓跋魏然自

拓跋南侵改爲元魏已百有餘年當時所立君長猶中

國之人也安之今大金豈可以拓跋爲比又微笑云舊

日三關也屬北朝來望之云國多財賦各有轉運使總

領河北降錢本羅便河和羅州郡以多諸邊地無出故

朝廷支錢本羅便河和羅州郡以多諸邊地無出故

三關地政是漸遠大師更熟慮卽是長遠三寶奴云水

早之虞豈不永遠大師更熟慮卽是長遠三寶奴云水

密侍郎心各自盡忠盡節爲國家說得甚事但許多

人馬遠來不成則慮空去也大金人馬不似南朝健兒

逐月有請受望之云若是講和卻存舊好所有金軍朝

廷須是特勞不望之云若是講和卻存舊好所有金軍朝

萬皇子郎君一頭項三萬如寶奴云河東

軍去此事朝廷不要遲疑早便宜遣人止河東

是壞了你家廷民田種望之云昨日得處分若說及

偏軍可許銀三五萬兩此數亦不日面得處分若說及

金人去家有六七千動經一二年須是逐人得兩錠

銀一錠金方得望之云太師開得

許大口又似以河爲界好難商量

乙亥李綱方入對外報虜攻通天景陽門一帶甚急

天景陽門靖康傳信錄靖上命綱督將士捍禦綱乞禁

康要錄並作新城酸棗門

廣合直監長局合直

卷五十二

三

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

案靖康傳信錄靖康遺御藥盧端同行傳並

如所乞傳信錄云自禁中至新城酸棗門幾處虜方渡濠

以雲梯攻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將士無不賈

勇近者以手砲櫺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射之又遠者

以床子弩坐砲及之而金虜有乘筏渡濠而弱者有登

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

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數十級

案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

並作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虜又攻陳橋封邱衛州等門矢集城

上如蝟毛網登城督戰上遣中使勞問手劄褒諭給內

庫酒銀盃綵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

殺賊凡數千乃退武泰軍節度使何灌死之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七虜遣游騎四出抄掠畿縣惟東明太康雍邱鄆陵扶

溝僅存虜恥小邑不破再益騎三千急攻東明京東將
董有隣率衆拒之斬首十餘級最後得金環者三太子
也鄭望之等在虜營幹離不約見之引李鄴沈瑄於其
坐後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匹表緞百萬
匹割太原中山河間三路地并欲宰相親王爲質案奉
是日早有韓宣徽過位相揖云皇子郎君遣人去打城
也望之云既是講和何言打城韓笑云且要耀兵幹離
不笑云打城人適以已句回矣又云講和事此自講人
去朝廷理會於是三寶奴耶律忠王納受幹離不書一
封又一編不封與望之同入城不封一幅乃是所須金
銀表緞數目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匹表緞
一及親王一員候回日送到河要幸臣一員同往交割地
界望之辭以親王至幼沈瑄謂望之乞遣郡王望之再
三言之幹離不日遣親王郡王各一人至河卽還宰相
候交物了及撥地畢日可還也幹離不出玉帶玉篋刀

名馬各一遣三寶奴耶律忠王洎等來獻催使人回夜

到驛望之入對福甯殿具奏所言上令與大臣言之

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鄴歸奏聞邦彥議以金人所需金

銀數量與金八百萬兩銀五百萬兩牛馬五百頭羊一千口表綴如

羊并從所請上從之是夜定議蓋出於邦彥也北盟會

編初十日丙子引見三寶燕山都監武漢英知信德府

奴上殿呈書為明日事

楊信功及李鄴沈瑄等並歸自虜營中紀事本末卷百

北盟會編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乙未幹離不陷

薊州副使武漢英等七人降之十二月十日丁未陷燕

府沈瑄被執二七日甲子陷信德府知府楊信功被

執惟李鄴乃奉使議和歸而往至是又歸也武漢英

歸自虜營蔡緯北征紀實曰本朝與遼人移皆在兩界對

以存異說北征紀實曰本朝與遼人移皆在兩界對

境謂之關報金人滅遼河東代州如故事而燕山即我

玉田縣築一州曰清州以對平州相與通使人之正路

也故其犯中國先以關牒來代州越寨及啟封乃撤

書是也燕山路清州則有我文臣賀允中副使武漢英

漢英乃玉田縣巡檢就時差充副使適至清州而幹

不遣人約曰邀使人觀打毬二人者知其犯盟欲以其

未過界無故事相會拒之恐托是以生靈故勉而從之
及至則以是日舉兵矣賀允中被鎮武漢英者武將頗
點幹維不愛之因髮而左稚常在左右謂此南朝第一
降人也漢英備見藥師犯中國得人初不殺曰此皆我
人也行將至真定漢英說之曰某猶不知大國用兵意
況中國之人乎是宜其不降今觀所擒獲者皆不殺然
人安得戶曉謂如某者使諭之則河北堅城可不戰而
下也韓離不大喜乃多出榜文命武漢英出寨俾誘諭
諸郡漢英用是得出乃徑走關下具以虜情告朝廷曰
金人之謀深矣謂中國獨西兵可用今以虜情告朝廷曰
太原取洛陽要絕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幹離不軍
下燕山取真定直掩東都仍會於東都而後不遜也

丙子詔以金人入寇自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案靖康

年正月十日敕門下朕以寡味履承至尊任大而守重
碩德弗類不能仰當天意嗚鄰人遠創地尋盟遠傳多
墨於四郊豈特遼國之百里征求財賄虔劉邊邦朕甚
惡焉延問公卿側席而坐夙夜祗畏不遑康甯思弭艱
虞宜從貶損自今月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冀上天助
順萬民效忠交扶不拔之基永味五平之治故茲詔示
想宜又詔大金所需犒軍物數浩瀚朝廷竭力應副如
知悉供祀宗廟器皿亦不敢吝至於親王內外百官之家已

聖定台匪監夏局合前
卷五十二
五

行告諭盡數供助尙恐未能敷數忠義之民理宜體國
將私家所有願助國用者限目下戶部尙書聶山送納
又詔蕃衍宅諸王金銀絹帛道官樂官伎術等官及五
司官察視曾經賜帶各家有現在金銀只今納元豐庫
若敢隱庇轉藏並行軍法諸宮觀寺廟奉先普安諸墳
六尙局諸司并開封府公用金銀拘收納左藏庫中書
省言中山太原河間府并屬縣及以北州軍已於誓書
議定交割如有不肯聽從去處卽將所賜州府令歸金
國詔令降詔時肅王及康王居京師上退朝康王入毅
然請行曰虜必欲親王目爲宗社大計豈應辭避卽以
爲軍前計議使令張邦昌高世則副之上命引王詣殿
閣見宰執李梲云大金恐南朝失信故欲親王送到河

亦無他王正色云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悚然本紀事

卷百四十五(案京城附載於此靖康要錄正月十日聖

旨以後大國重兵攻打京城欲盡行殺戮取財物朝廷

以生靈爲念遣使議和只要金銀犒設人馬方肯退回

朝廷將應於官司庫務見在并文武臣僚之家金銀應

付外尚未數數今來事不獲已理須權宜措置庶免吾

民肝腦塗地可應在京士庶之家將現在金銀權行借

用限目下於左藏庫送納如有隱漏藏匿並當議量度

仍許人告以所藏之物給限不礙如納數多官戶注授

於文武官內安非與理選限不礙如納數多官戶注授

優便差遣十二日聖旨令張道濟於內事之家共取銀

五百萬兩金一百萬兩仍差何東周文懿開封府拘收

童貫蔡京諸人仰差唐重謝克家李權師驥於蔡京童

賞何執中鄭申高作王憲彭端劉宗元等家并其餘戚

里所有金銀並行直取目下於元豐庫送納若敢徇情

隱庇或轉爲蔽隱許諸色人告給半充賞隱藏之人並

行軍法又御筆將元奴李師王仲端及曾祇應於人並

優之家并袁陶武震史彥蔣刻郭老娘逐人家財籍沒

并內侍省官道官藥官曾經特賜金銀許繫金帶人及

楊廷張補姜堯臣李宋貴張師貴李宗振未暉董岸金

銀並仰蕭山何栗周懿文李光只令直取十五日聖旨

應有官無官諸色人曾經賜金帶並自陳納官十七日

殿中侍御史李擢奏乞依近降指揮士庶納金銀數多者先投以官非特示民以下信亦可激切來者奏聖旨依奏由是百姓王宜王革以下推恩有差二十日專領收簇大國軍金銀所而奉聖旨大金國兵馬國幣以其勢甚急朝廷為宗社生靈遣使議和須籍金幣自以結盟好國要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今來所釀金銀上自宗廟宮禁乘輿服飾之物盡行剗止得金三十餘萬兩銀一千二百餘萬兩盡數津致前去全為不見其數未足復遣使臣論意難為退軍兼恐兵賞不均必致怨怒卻來攻城男子盡殺婦人驅擄屋宇焚燒金銀錢物場底將去今來計無所出遂將前後榜並行拘收別出榜文訓諭朝廷迫切之意仰於二日內罄數赴逐庫立便送官其餘士庶諸色人並仰於金銀數限滿並許諸色人告諭雖於許相容隱之人亦許陳告並以外所告之數五分之一充賞告及金兩除十萬兩承信郎如親鄰知情不告而一兩銀一萬兩外與承信郎如親鄰知情不告而一兩銀一萬兩沒家財誣告不實以其罪之今來所降指彈事出切若因金銀不足和議不成遂致家所降指彈事出何所因金銀不足和議不成遂致家所降指彈事出送納俟事定日等第推恩如故違者並行劾配所送納俟事定日等第推恩如故違者並行劾配所

場州西樵貨務交受二十三日聖旨假到土庶金銀令
拘收籍沒王輔李彥等房廊住宅田土及戶絕田產給
還願空名官告補度
縣紫衣師號者聽

丁丑宰執進呈金人所須之目李綱力爭以謂尊稱及
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其數太多雖竭天
下亦不足充況都城乎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
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
立國又保塞翼祖順祖禧祖陵寢所在子孫柰何與人
至於遣使宰相常往親王不嘗往今日之計莫若擇使
與之熟議道所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少遲
之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必求速歸
然後與之盟彼且不敢輕中國其和可久也

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神師道及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請緩給金幣禁遊騎不得遠略俟歸扼而殲諸河文真豈知有孤

善其歸乎軍入人境而宰執皆謂都城破在朝夕肝腦塗地尚何

有三鎮而金幣之數皆不足較也上默然綱因求去請

康傳信錄云上為羣議所惑默然無所主凡爭踰兩時

無一人助余言者余自度力不能勝眾說因再拜求去

日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數日與大政臣亦受而不辭者

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之一今與宰執異議不能有所

以安愚分上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

守恐金人款我此徐議也綱復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

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為

陛下此願更審處恐後悔無及朝廷卽以誓書往所

求皆與之以李鄴高世則為送伴使副綱尙留三鎮詔

書不遣幾少遲延以俟勤王兵集徐為後圖也紀事本末卷百

四十王儀衛稍重事體若示以弱益為虜所輕侮章不報紀事

七

庚戌張邦昌從康王詣虜營自日午至夜分始達時胡
騎交馳王意氣閒暇如平日李鄴高世則齋和議書送
伴蕭三寶奴等同行時四方勤王之師踵至日或數萬
人四壁各置統制官糾集給芻糧授器甲立營寨國隊

伍皆行營司主之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李鄴等所
肅和議書與十五日幹離不回奏并

書並載三朝北盟會編今附錄於此朝廷和議書云
契勤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欲卜萬年偶因手
詔平山張覲招納叛亡至使權盟變爲兵革遂致大金
數路興師今大聖皇帝天子郎君先及京城事至於今
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院事李稅等赴謀軍前引過乞
和正月十日迺承計議使高允張愿恭齋到文字大關
容引備諒肫誠救拯生靈俾締盟好載惟恩義深劇感
綜今戒敕司悉從定約太上皇與大金大聖皇帝及今
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回書當依契丹舊例禮從伯姪旌
行已計放黃河更不爲界可太原中山河間府一帶所
轄縣鎮分畫疆土係自大金後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
前於內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應管轄制交送至於尺

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是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
不齊去處臨時兩平兌易應自工遺播越之時北界流
難而併死外大金叛亡諸職數遺還在京令隨前去在
會到並已遣一應見在并盡失除自來合交全銀元
外按續發遺納決無相惡愆期斯言之信金石不諭有
帛並雜物折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重
違此誓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重
不盡合約事件並依前立誓書施行遠冀英懷永同重
誓伏惟照察謹白十五日前立誓書施行遠冀英懷永同重
處置使兩路都統制韓離不四月大宋皇帝遣
使降兄誓文大開詳審推見聖意勇於改悔求踐舊好
敘定兄弟之義卜於萬代更不渝變斯乃社稷生靈之
福也當司深為感切速解重圍收聚兵馬鈴束將校更
不令聖虜殺戮既復舊約欲成長久竊慮威輸物節多
難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責委酌中理會今減
放一百萬貫常年只納一百萬貫文折物并銀二十萬
兩絹三十萬疋仍為今年分撥疆土事忙直候來年正
月依應舊例交納如交割結絕之後苟有違變神明得
厥俾陞其師代乞照察謹奏書日大金皇帝下今月十
四日經略處
置使韓離不書於大宋皇帝關下今月十日經略處
誓書皇弟康王并少宰一員至仰體聖慈深增倍喜
事苟不然其如社稷生靈何今既轉禍為福重踐歡好
惟望貴朝不失農事早令當司兵馬無稽駐泊益彰好
德當司已鈴束逐處軍兵更不令驅虜殺戮所有國書至

再立盟約乞賜盡言遣差使徑將來詣當司持憑發遣
赴關即日一見康王便如兄弟相次事過遣還願勿憂
疑更有但係亡遼契丹奚漢渤海雜類人等無台劫掠
傷民早爲交割本月十一日夜南方天氣赤直至天明
詳其分野正臨都邑能盡至誠敦大信反身修
德必抵消孽緣念義同一家別白奏達謹上

辛巳虜陷陽武縣知縣事蔣興祖死之統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陽武

原本誤作湯武宋史地理志有陽武縣屬京畿路開封府無湯武縣宋史本紀亦作陽武今據改

壬午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順天門外

案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並作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范瓊將萬

騎自京東來營於馬監之側王師稍振初勤王師未集

虜氣驕甚橫行諸邑旁若無人解甲下鞍謂無與爲敵

至是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自京城以南民始奠居矣紀事

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十朝綱要並繫此事於

是月十八日乃甲申也較此後二日三朝北盟會編在

薛應旂通鑑亦並在甲申與綱要同

丁亥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河北東路制置使种師

道武安軍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闕下案續

年資治通鑑丁亥陝西种師道姚平仲鄆延張俊韓射

中環慶汪洋馬遷熙河姚古秦鳳种師中及折彥質折

會求等勤王兵並號二十萬京師人心稍安三朝北盟

張俊馬遷韓時中等兵李綱言於上曰勤王之師漸集

兵家忌分非節制歸一不能濟願敕兩將聽臣節制上

曰師道老而知兵且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矇可也

案靖康傳信錄云上意欲以師道爲親征行營副使余

竊嘆上裁處之當而幸執間有密建白以爲不可者上

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

充京畿河北河東路宣撫司以平仲爲都統制應四方

勤王兵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案

李東十朝綱要种師道分兵爲兩寨一屯城西一屯城

東北開陳州宋門通都人出入戰於板橋至夜焚馬監

東廓金人始懼王偁東都事略板橋之戰在己丑較丁亥後二日而行營使所統者獨

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而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往往托以機密不復聞報

自是權始分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戊子李稅鄭望之入對上曰虜須金銀無藝安得充數禁中珠玉多卿等可往議以充折也稅等既至王洎迎謂曰不知以何事來皇子郎君緣打毬冒風若有他議待暮當相見若但言犒軍金銀此已改擇使者往矣無勞重議也望之度不可見卽以上意語洎洎曰誰復敢言公歸試以來或可輸也望之曰今無成命萬一輸而不受望之爲罔上奈何洎曰公如爲皇子言洎命之輸吾亦一欺罔也但吾以好意相輸決非相給耳

案鄭望之奉使

錄王訥云皇千郎君亦愛此等物前見高觀察所執笏

借去看極愛樞密侍郎如今歸去後可辦下所有珠玉

等別做一日使押取來望之等入城已過捕卽入對上

須有商量與此不同望之等入城已過捕卽入對上

云珠玉當聚寘宣和殿盡數以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日聖旨李悅李鄴鄭望之奉使失詞妄許金人金幣並

罷乃是月癸未日也戊子爲是月二十二日相隔止五

策復行

辛卯開封府言故太傅王黼至雍邱縣南二十里輔固

村爲盜所殺案輔固村靖康遺錄前錄並作負固村遺

縣之南十里詔籍其貲小人乘隙爭入捕第掠取絹七

千餘疋錢三十餘萬緡四壁蕩然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五日開封府奏本府捉事使臣韓膺等狀蒙差體究王

黼所在契勘王黼二十四日至雍邱縣城南二十里丞

豐鄉輔固村爲盜所殺取到首級申是王黼被殺在前

一曰庚寅而辛卯始言其事也李璠十朝綱要是在前

與姓封府邪錄亦云遣使殺王黼於雍邱取其首以獻中

與姓封府邪錄亦云遣使殺王黼於雍邱取其首以獻中

尹彘昌有怨於黼遣人殺之是也彘昌即彘山後改名
耳王宗沐薛應旂續通鑑並謂帝以初卽位難於誅大
臣托言爲盜所殺亦得當日之情九朝編年備要云
罪固當誅朝廷不月寅於法而回枉若此爲失刑矣
康要錄是年閏十一月一日胡舜陟相證明要錄胡舜
文備見彘昌陰鷲之狀足與此事互相證明要錄胡舜
陟奏彘昌姦人之雄小允凶暴者因陳邦光引爲蔡
京之客次擢爲戶部侍郎未已尹京欲爲蔡京中傷王
黼反爲黼所中而罷居鄉郡以州縣勢豪奪人之田
宅州縣請托招權納賂無所不至爲僚所論貴居湖
外蔡京方圖爲宰相以昌因時察親戚皆請假去乎以
人伏闕昌爲尹請太學謂諸生曰可遂召至闕今春士
而昌勸之遂已豈不見時察親戚甚多昌之詭詐不情大
悅士人因上書薦昌樞密院者甚多昌之詭詐不情大
率類此撫州范世瑛訟昌奪其物業昌曲法緝管世瑛
行遇殺而實使管押之害人害之也復遺世瑛之父與
入府禁獄雖有刑指揮送大理而昌直何必留府欲就
府推勘自有刑指揮送大理而昌直何必留府欲就
瑛三世被害慘酷如此豈有人心哉問門祗候陳申恕世
爲世瑛作狀追捕係獄毒楚倘嘗鞭兩股皆爛百姓二
是夫怨氣傷天下之事致上帝怒死刑之冤濫一姓人
官與昌有隙錄北至大都輒差人押出門開封捉事使
臣范振受賍三百千大城輒差人押出門開封捉事使

奪之酒皆在昌手殆不復有朝廷矣蔡京童貫愛嬖皆
畜於其家賈有名馬有指揮令昌取納乃送太僕寺因
賜馬取爲己有方軍用度不加之時闕封有錢宜助國
用昌乃請萬緡爲私費嘗爲臣際所論守禦司寄姓名
甚多如尙人柳念輔及號知足道人者皆與官寄姓名
緩急之際何賴焉今日募兵尤爲急務諸路差人召募
皆與官寄姓名薄小子姓謝丁者是也布衣與官不問能
否各與官告數十道使之妄用京城望兵如渴思飲昌
乃以爲私恩豈忠君體國者乎幸李平西庸庸不才家
有美婢而昌悅之引爲少尹復使權樞密都承旨方用
兵之際承旨豈容不才者居之唐恪與昌姦雄可畏牢
籠使爲己助昌恪有力亦深結之士大夫目恪昌爲死
黨朝廷有此二姦所以政事不修威令不振人才無一
可足者將士莫肯用命不足怪也昔季梁在隨楚人憚
之宮之奇在虞晉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今文武二柄
乃付二姦是宜夷狄侵侮土地貶削而國勢危蹙矣伏
望陛下睿斷赫然

癸巳大霧四塞李綱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彥
質同對於福甯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曰金人之兵張
大其勢然其實不過六萬又大半皆係契丹渤海雜種

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已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爲今之策莫若扼關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郡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錮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中渡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然之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甲午太學生陳東言臣於去年冬嘗與諸生伏闕上書論六賊之罪又近言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貫等挾道君南巡恐生變亂乞追還闕下各正典刑至今未蒙盡行或謂朝廷方有夷狄之難未暇議此然今日事勢之急殆有甚於夷狄者昨日聞道路之言曰高傑近取其兄

侏伸等書報言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爲數賊挾之而前沿路劫持無所不至迨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令高侏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淮以趨江浙斥回隨駕衛士至於攀望慟哭童貫遂令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者幾百餘人高侏父子兄弟在傍僅得一望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羣賊在側不敢輒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痛憤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姦臣賊子一至於此況數賊之黨偏滿東南而上皇隨行大臣如宇文粹中乃京甥壻其弟虛中亦竄而往蔡攸京之子也得守鎮江據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暎蔡攸之妻黨也出領大漕專數路金穀斂散之權貫有親隨勝捷之精兵勳有一鄉附已之

衆惡皆平時陰結以爲備者一旦南渡卽恐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東南郡縣必非朝廷有是將陷傾父子使之離間其事必有至難言者何爲尙不忍於此非梁師成陰有營救而然邪請言師成之惡外雖愉佞而其衷陰險禍賊招權怙勢壞法亂紀無所不至上皇每所進用宰執待從師成必收以爲己功故大臣聽命師成以行國政威聲氣燄震灼中外國家至公之選無如科舉之取士而師乃薦其門吏使臣儲宏特赴廷試宏自賜第之後仍令備使臣之役宣和六年春親第進士其中百餘人皆是富商豪子或非泛授官之徒以獻上書特赴廷試每名所獻至七八千緡唱名之日師成奏請陞降絕滅公道又創置北司以聚不急之務專鎮書藝

局以進市井游手無賴之輩濫恩橫賜靡費百端竊弄
威福陰奪人主之柄使師成不去同惡尙存羣賊等輩
倚爲奧援陛下雖欲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胡可得哉紀

本末卷百四十八案三朝北盟會編

乙未輔臣率李稅鄭望之入對上令至宣和殿閱所列

珠玉命梁師成同稅望之津致虜營紀事本末卷百四

二十九日望之同李稅蕭珠玉犀角象牙出城須臾耶

律忠來相見云皇子郎君令來交割稅上馬入城無

梁師成名據下文梁師成已於是日至八角鎮而死安

和殿閱珠玉等同至虜營顯見其誤致鄭望之時內官梁師

成舉起一玉盃外裝成龍蟠形云此盞只碾作工價幾

千緡上云不知要甚御過福甯殿令梁師成專管津

般赴重前令稅與望之共管押前去是梁師成止於二

使錄稅等出城在二月一日丁酉按此更後二日是時

已死詔暴梁師成朋附王黼之罪責爲彰化軍節度

副使遣使臣押至貶所至八角鎮而死

要錄是月十二日聖旨梁師成別輔王黼衆議不容可

本處交割三十九日梁師成至八角鎮卒則降認當在

戊寅日而乙未乃其死也三朝北監會編貶梁師成

在正月三十日丙申未知孰是然據鄭望之奉使錄是

謂十二日已貶者恐誤陳均九朝編年備要云命開封

吏押至八角鎮殺之陳通鑑續編云益役之以暴死

問王宗沐薛應旂亦同惟趙姓之中與遺史曰陳東疏

奏未及施行會姚平仲之敗繼有歐擊宦官太學生伏

關事再貶師成循州安遇

未行師成知不免遂自殺

是月江端友上書初無月日據靖康要錄四月九日

事甚衆知必在正月間也今附繫於東城郊未要錄吳

敏劄子臣伏聞布衣江端友隱居京師東城郊未要錄吳

士大夫多稱道之臣頃見吳開詳言其迎養所生之高行

孝又嘗聞籍紳誦其詩而端友躬耕蔬食守節自重頃

聞講議司欲招之端友訖不肯就自陛下即位求直言

端友嘗圍城時上書論事甚衆而終不肯下節一求直言

門近者陛下招延草茅鄰柄任申先尹滔野肅之公卿之

未及端友臣愚伏望特加官使以風四
方奉聖旨賜同進士出身與補承務郎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白時中罷李邦彥起復太宰

邦彥少宰都人呼邦彥為浪子宰相李重十朝綱

要繫此於辛未三朝北盟會編繫此於六日壬申

康要錄罷白時中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在

是月五日而李邦彥張邦昌除授在七日東都事略

宋史本紀及薛應旂王宗沐舉沅續通鑑並在辛未

與綱要同幼老春應旂云邦彥性俊爽同學者服其飲

而公然習下喜閱都猥事自號為李浪子宣和七年

年拜少宰惟以詔使取容略無建明喜謔善諛尤能

為市井鄙俚之語每以鄙俚之語綴成小詞無賴子

得之喧傳里巷而邦彥亦呼云賞盡天下花踢盡天下

毬做盡天下官而邦彥亦呼云賞盡天下花踢盡天下

除太宰邦彥制曰門下執事光而遂萬物資編並
戰之勳遜五品而鎮四夷賴少鈞之大至願廷號
軸之動起復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兼
登冠玉清宮萬壽使李邦彥大少宰兼中書侍郎兼
神霄玉清宮萬壽使李邦彥大少宰兼中書侍郎兼
貫天人而守之以虛靜之量識窮治忽而發之以
詢之詞蚤冠魁旋持從重嘉猷定策彌久翔致誠日
榮偉譽英聲浸亞冢司之重粵自定深遜之矯情盡
月增輝方壯朝廷之勢風塵有警謝安之矯情盡
忠而人絕問言制勝而慮無遺算謝安之矯情盡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三

欽宗

靖康元年二月

案四史朔閏考是月丁酉朔

丁酉李稅鄭望之至虜

營金先遣稅歸是夜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萬人劫金寨以敗還初种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朝廷始堅守和議俟姚師古來兵勢益盛軍中共議自遣使人往諭金以三鎮係國家邊面決不可割甯以其賊入增作歲幣庶得和好遠如此三兩還勢須逗遛半月重兵密近彼不敢遠去劫掠孳生監糧草漸竭不免北還俟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真定中山兩鎮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會李綱主平仲之謀師道言卒不可用

案此云李綱主平仲之謀誤也綱期於二月六日舉事而平仲先期於初一日行之

而敗似不得歸罪於三月三日靖康傳信錄述之頗詳其
云師而姚古種師以二月六日舉事蓋陰約已定而未嘗
行師而姚古種師以二月六日舉事蓋陰約已定而未嘗
見者古之屢戰召對殿前賜子厚所許以成朝
當有節是上為驍勇屢召對殿前賜子厚所許以成朝
大功可自欲生擒於二月一日得氣滿步騎萬人以謂
劫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假臥上親營司夜歸種師
中使降邱門為仲已舉事疾給假臥上親營司夜歸種師
兵出封邱須士間中使三邱責以軍令不得已非素約兵
不預中軍將士且出封邱責以軍令不得已非素約兵
左及知也趙緩之密遣仲史云問此則平仲舉事力疾會
分節上以趙緩之密遣仲史云問此則平仲舉事力疾會
出劫摩駝岡大寨可勝仲及楊行可勝等取師道請過春
遣親王宰相和議之信臣欲奏檢藏懷中又恐失國不
候聖旨往擊賊許之是日欲奏檢藏懷中又恐失國不
寨之日滿語於御前捷字仍於封邱植三擇旗劫
於開寶寺皆為御前捷字仍於封邱植三擇旗劫
可以等車駕臨受俘獲金人填其寨伏鐵錫子兵以
官軍平等以兵七千出勝被平仲古之養子也上以其驍
執此則師道尤無罪也

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當授節鉞

仲嘗從童貫平方臘回京師誇大殺獲魔賊平仲意欲

夜叩金營生擒幹離不奉康王以歸而其謀泄未發數

日行路及金人皆知之金先事設備故反爲所敗

年資治通鑑云殺傷相半楊可勝死之師道復言劫

康王及張邦昌留金營幹離不請相見帳前立本朝旗

幟數百面又俘金將校數十人以責邦昌邦昌云此非

朝廷意恐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結實爲此舉耳

幹離不曰謂我賊耶安得如許其眾相公但可諉爲朝

廷不知耳良久罷遣歸所館有韓魯太師者傳幹離不

語獨止鄭望之曰侍郎首來議和者今當往都統國主

鄭望之通鑑續編謂送鄭望之等於粘沒喝管誤也

粘沒喝即粘罕稱國相不稱

國主因導之北行穿營柵屈曲可六七十里始至立寨處
其實不出一二十里故爲迂回以示眾盛夜後始至與
國主相見盡徹從者以刀仗夾衛而入既見國主曰侍
郎首傳和議今願以兵相加侍郎道不得一死姑實言
朝廷所以用兵者何望之曰使人如前知朝廷用兵豈
肯出城犯死國主曰然則果何人望之曰以爲勤王者
自出意耶萬一朝廷所命則使者爲欺大國若直謂朝
廷命之攻耶萬一勤王之師實爲之亦爲欺大國若以
實言卽真不知耳今人牆壁外事耳目不接尙不能知
何況身在郊外豈能知用兵者主名哉國主辭色稍定
徐徐問勞望之且曰侍郎休矣明朝相見翌日望之同
幹離不寨其下驚曰公願得還耶張邦昌曰昨夕康王

爲公泣下蓋聞軍中語謂過

案原本此下有闕疑脫都

議和者今當往都統國主營下文云君營非善意也少

知都統營之危乎似此亦當云都統營營非善意也少

頃望之從王內乞歸內曰公方主和而兵從之皇子大

王疑君心君知都統營之危乎今幸脫彼未可言歸也

李綱會行營左右軍將士質明出景陽門勒兵於班荆

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金騎出沒鏖

戰於幕天坡斬獲甚眾復犯中軍綱親帥將士以神臂

弓射卻之上初滿意平仲必成功旣而失利宰執臺諫

皆交言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爲金所滅無

復存者案靖康傳信錄時姚平仲恐以違節制爲種上

師道所誅卽遁去而宰執臺諫闕然爲此言上

大震驚有詔不得進兵案靖康傳信錄時姚平仲恐以違節制爲種上

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

李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廷意僉議欲縛余以與之而

使人反以爲不可金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

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蓋欲逐

綱以謝金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李綱之罷宋史

日戊戌三朝北盟會編是月二日戊戌有幹離不問劫

寨奏書正與同日李璵十朝綱要書己亥金人復遣使

來議和與會己亥李綱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聞罷命乃退處浴

堂待罪蔡懋會問行營司兵所失纔百餘人而西兵及

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餘並如故是夕上降親筆勞綱

賜白金五百兩錢五十萬且令吳敏諭復用之意綱感

泣以謝紀事本末卷

辛丑太學生陳東率諸生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曰

素靖康要錄北盟會編並載此云臣聞任賢勿貳去讓

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

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陛下聰明
英睿獨智考燭賢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爲社稷
之主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
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僂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
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
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案靖康要錄北盟會編
此下云陛下斷然不疑
拔綱於卿監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
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能去邪矣然綱任
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其餘又皆
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
又復罷李綱職事臣等驚惑又曰綱起自庶官獨任大
事邦彥等嫉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
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
足爲喜而小挫亦豈足爲辱況示怯示弱奇謀祕計豈
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又曰切聞邦彥時中盡勸陛

下他幸見事有急各除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
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
際各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唱之百官有司羣起而
和之遂合京城之人闐然騷動弗安其居若非綱爲陛
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邱墟生靈已
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賴聰明不惑特從
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歎聖德
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謗忌嫉無
所不至案靖康要錄北盟會編此下有云臣等竊見邦
天下之弊未嘗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
共與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羣臣雖歸居中
力爭此事不可輕舉而王安石力贊王黼以遂其事邦
彥非不與聞此議而畧不加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
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
下新卽實位遠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宵旰邦彥

並當引己歸告自求
賢能害國欲必遂計蓋非以逋罪告幸亡時小失因緣謂虜毀
陸下若聽其言斥既和之性急則何社稷存亡攻我京師縱兵四
掠真願請和則羊之困弊不可支吾聞陛下信臣李午臣
人真願請和則羊之困弊不可支吾聞陛下信臣李午臣
變詐百出竊知今日之困弊不可支吾聞陛下信臣李午臣
口以滅亡無復議和之意更激一切而陛下信臣李午臣
民以滅亡無復議和之意更激一切而陛下信臣李午臣
罷與李紱非特墮邦彥計中矣夫則失色謝
欲增與馬等物無乃借寇兵而資虜計乎矣夫則失色謝
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念祖宗土地之得之問朝廷
又況河朔實朝廷之根本若棄河朔則朝廷之根本
梁乎能更得洛陽乎且河朔之原一郡則朝廷之根本
朝親征之乃得之祖宗必取之郡則朝廷之根本
二虜在下其地安穩中朝數百里今必取之郡則朝廷之根本
重日在朝地自真宗朝安塞往北虜乎此則長安所重地以城控扼
請當時聖相守己念祖宗難其欲蓋嘗一割地不之
肯與之聖相守己念祖宗難其欲蓋嘗一割地不之
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念祖宗難其欲蓋嘗一割地不之

二天爲無中宰在日者者之李之日知不之陷於於攸而未有土
頃下身助鮮相學乃亦又上綱狀在前過耶於何朱之乾餘不
歲共謀臣爲大備聞多是乃自爭陸議欲其北地動金已部知
京知不等陛臣見祭却邦薦綱爲下之沮意虜而等陵引之待
師綱以竊下前此酒彥彥引邇危左失李不真往則兵後陛
大於腹謂發期事謝等姻私遇迫右罪綱過遭宗生是南邦下
水國心朝一召眾克黨家黨不之言每有成欲暴露耶亂以矣等
自家事廷言見以以不除日與塞成以言歸以目前之長短州乃都
宰可上之明收平誅臣彥有司業召排用自欲用沮亦不爲緣非
相以恐上非李網恩其天孫國以李知陛兵之期於必成功之久計
大臣用下特綱之無意子孫國以李知陛兵之期於必成功之久計
及臣亦綱之孤孤者安在而網可今日御貳相而在王身計以驚
百等成爲無意子孫國以李知陛兵之期於必成功之久計
官可孤孤者安在而網可今日御貳相而在王身計以驚
爭爲立立者安在而網可今日御貳相而在王身計以驚
占陛矣而網可今日御貳相而在王身計以驚
舟下可勝彥等孤諫官臣見臺孝朝以驚
船言勝彥等孤諫官臣見臺孝朝以驚
或其寒等孤諫官臣見臺孝朝以驚
結一心自立之而等緊諫迪廷害怖彥自又棄旦將蔡遷血十

木筏為大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為

君設備者又不問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慷慨為土言

之至為姦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利至宰相骨肉

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避陛下方此當深北顧之

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為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

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黨之計而斥正

士乎又曰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

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

於匹馬隻輪無還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小挫而加

罪乎案靖康要錄北盟會編此下云若以虜人申請和

邦彥等譖誇之故廢斥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在朝廷

為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
綱舊職以安中外心付種師道以闔外之事案靖康要
編以安中外心下即繼云昔魏文侯合羊將兵攻中
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誘書一篋及羊功成而歸文侯
出其書示之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任臣
之功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

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兵常勝則古今何憚用兵耶但論
帥臣勇怯兵力強弱措置如何耳詎一敗使沮成計乎
於是左右不能破賊之難任度之難也韓愈誦憲宗之功
曰凡此非功惟斷乃成憲宗下遠鑒前代之主正在於此
其日異議之臣奮等願陛下速鑒前代之主正在於此
甚臣等為陛下今日計莫復用李綱等拔綱而相之幸
吳敦恪等置諸左右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
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
外將相之臣必肯左右而綱力助陛下大有為於天下者
矣臣等勸陛下進網而退綱與彥者豈有他哉蓋生靈之
命與社稷存亡在陛下用與不用去邦彥等之生靈之
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然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為
未足信試御樓呼召耆老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道
路商旅一問之試召耆老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道
而邦彥等可去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慎臣等布衣
之賤論及宰相當萬死至於軍民數萬人擁伏闕
下相謂曰非見李右丞種宣撫復用毋得歸會百官退
朝自東華門至闕前眾指李邦彥數其罪嫚罵至前搜

其履欲毆之邦彥疾驅以免兼開封尹聶昌舉鞭揖東
等曰諸公爲此可謂忠義矣選者以聞上令閤門受所
上書頃之中人傳旨云諸生所上書朕已親覽備悉忠
義當便施行其中有欲散者眾闐然曰安知非偽耶須
見李右丞種宣撫復用乃退於是知樞密院事吳敏傳
宣云李綱用兵未利不得已罷之俟金人稍退令復職
猶不退時已日晡矣百姓乃昇登聞鼓置東華門外槌
而壞之山呼震地開封尹王時雍至謂諸生曰脅天子
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以義脅天子不猶愈於以姦
佞脅之乎復欲前毆之時雍逃去殿帥王宗濇奏於上
曰事已爾可柰何當黽勉從之不然且生變於是遣簽
書樞密院事耿南仲言於眾曰已得旨宣李綱矣

案靖康要

鉞密取南仲至諸生曰先生前日爲天子傳宣言無
不行今軍民之意堅欲復用李右丞仲宣撫幸先生言
之南仲曰當便求對以諸生之意奏上眾百姓數千人
慮南仲詐擁其馬不得歸南仲亦徑入朝百餘人
詣浴堂室院迎之上益恐於是相維而宣諭者絡繹不
絕內侍朱拱之先得旨宣諭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眾
取拱之鬻而磔之卽矯制曰殺內臣者無罪又取十餘
輩殺之取其肝腸揭之竿首號於眾曰此逆賊也綱皇
懼入對泣拜請死上亦卽復李綱尙書右丞充京西四
壁守禦使而罷蔡懋綱固辭上不許俾出東華門右掖
門宣諭眾亦稍去綱再對上命復節制勤王師師道亦
歸其解士庶知二人復用也遂散時師道實不罷蓋外
議流傳之妄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案續宋編年通

作和作戰人才作賢作否何其洵多變之計既以堅
之初始謀避狄以李綱所言而更爲城守之計既以堅

守又言而李邦彥一言爲卑辭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
以姚平仲一國而爲急擊之舉又仲既敗又困虜未幾
種師復道之及請防我朝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道爲
可備而復道亦請防我朝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道爲
而吳敏耿南仲謝克家孫覿又三邊爲可割未再議復
行矣吳敏耿南仲謝克家孫覿又三邊爲可割未再議復
女真藉口之資矣二酋分道入寇使朝廷尙集議又爲
以三鎮存棄之便不使金野更不至而議猶不一於戰
傳言寇猶未至則又合野更不至而議猶不一於戰
和者終始一和至則又合野更不至而議猶不一於戰
不忠終始一和至則又合野更不至而議猶不一於戰
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遲而此大抵上議猶不一於戰
此也慶曆元祐專任君子而此大抵上議猶不一於戰
任小人也仇君清康之際又此大抵上議猶不一於戰
不戒哉據此注引呂中說姚平仲既罷又用李綱呼可
道爲誤國而罷之與紀事本末稱是日師道臣奏罷兩
說不合掘師改積可正典憲乞罷綱等師道臣奏罷兩
種師道出師改積可正典憲乞罷綱等師道臣奏罷兩
一宮使李綱罷行營使靖康變錄是日師道臣奏罷兩
罷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靖康變錄是日師道臣奏罷兩
信錄亦云是日師道臣奏罷兩
李綱同罷外議未嘗妄也然折彥質所撰師道行狀

職若爲之人身以聞無之懷近證錄戊史宮外之至人道黜云
民謂短亞所施大李知迫乞是戊本使議傳眾又又綱姚
心李而匹難骨事綱之切召今月獨紀或之因寒言似馬平
定綱素也能腰論緣人決之用亦四書均於一耳莫不視見未罷朝用
不安於不有治人臣少鼓之賜說於此要錄上言乞用李綱見於
也兵也戎爲才安能盡十萬之敵可謂孤忠奮不顧身此
非令惟在長奇謀爲短然劉備不以葛奇謀下
特罷行人君因所長而任之耳
民行營使則已若更奪右丞
心營使則已若更奪右丞
不營使則已若更奪右丞
安營使則已若更奪右丞
又營使則已若更奪右丞
恐營使則已若更奪右丞
天營使則已若更奪右丞
下營使則已若更奪右丞
知營使則已若更奪右丞
李營使則已若更奪右丞
綱營使則已若更奪右丞
錄營使則已若更奪右丞

忠正自用微罪重責使賢良之士畏懼而不敢言壅
遇之弊自此始矣臣竊爲陛下痛惜之伏乞重光初
令依舊裁決大事專一進退亦行大用奉聖旨依
明仍候朱夢說范宗尹是晚天子下詔曰忠義已
五日陳東等伏闕上書是晚天子下詔曰忠義已
書願見李綱仲師道乘時親覽深行殿打令綱已
軍道傳宣撫諭若更乘時親覽深行殿打令綱已
日詔再下猶在不止初七日李綱蔡懋言於上曰
率眾伏闕意欲束縛生待罪詔答以速安本職也
傳以不能約意欲束縛生待罪詔答以速安本職也
聞朝廷欲治其罪復然而去者大半學官以不告而
用學規屏之詰兩日復令同屏乃亟命揚時兼祭酒
召書生慰勞之越兩日復令同屏乃亟命揚時兼祭酒
奏上曰臣前日問蔡懋李綱論與太學長貳令屏出
闕上書陳東等呼王時雍令根治諸生并伏闕百姓
學今日又問不勝惶仰惟陛下以諸生并伏闕百姓
置於法臣聞不勝惶仰惟陛下以諸生并伏闕百姓
士民積年不舒怨忿乘隙相聚傷內侍指罵萬邦
黨蓋恃陛下仁聖人之能與百姓相聚傷內侍指罵
王時雍之徒恨其罵已而稱李綱欲盡其根株稅
言爲前日伏闕之土其間有李綱親舊欲盡其根株
恐大失士心歸怨者千萬人其言皆平時公論乃
民上書不約而從者千萬人其言皆平時公論乃

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冒鋒
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李總領之次於汴河及姚平仲失利
二萬人續編云虛中閣李亦非急馳歸散卒得東南兵
通鑑續編者為李送還康王其別遣肅王為質請歸康王
所遣齋離不送還康王其別遣肅王為質請歸康王
書與幹離不送還康王其別遣肅王為質請歸康王
鑾之詔則亦附於二日又差路允迪宣諭守臣下割三
交割中鎮報書及李沈問劫寨奏書在二日戊戌而圖
文虛中會編載幹離不問劫寨奏書在二日戊戌而圖
朝北盟事他入城九日再往奉使君道劫寨之說
侍郎王內隨虛中之意劫寨事只朝廷不知要錄又載
六日王內隨虛中之意劫寨事只朝廷不知要錄又載
子詔有再和之朝廷遣字文虛中與望之相見具道皇
靖康要錄五日朝廷遣字文虛中與望之相見具道皇
書以往案請康檜信錄復差仍就迎康王紀事本末卷
前後一紀並作王休使幹離不軍齋李綱所留割三鎮詔
史本紀並作王休使幹離不軍齋李綱所留割三鎮詔
虛中知東上閣門事王休或作王球今據東都事畧宋
聞於九重賞宗廟社稷之幸且資政殿大學士宇文
死於姦臣之手而忠言讜論且止絕庶幾忠義之士不
封於快其私忿臣願陛下速賜止絕庶幾忠義之士不
所欲急問而姦臣之所甚惡也豈可不稟上旨敢令開

編至金營露坐風埃白日已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
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見幹離不辭語
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王內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
邦彥吳敏李綱并駢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
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虛中還帝止許以肅王代質
又云帝以金師未退令虛中再往幹離不固要三鎮虛
中泣下不言幹離不棄金人必欲得之虛中還復命帝
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金人必欲得之虛中還復命帝
許割三鎮載書稱伯姪命虛中復往幹離不乃許之由
此觀之虛中使金營凡三次其第一次往報書繫於二日不誤
仲劫寨之明日北盟會編虛中持報書繫於五日不誤
此云齋三鎮詔書以往當是第三次出使繫於五日不誤
近是而靖康要錄謂第一次出使在五日不誤
日第三次在九日又疑虛中就此不合然康王之歸此繫於六
已亦在九日又疑虛中就此不合然康王之歸此繫於六
已為是辛丑乙巳必有一誤存疑候考

壬寅以祕書省著作佐郎沈晦假給事中從皇弟肅王

案李璣十朝綱使幹離不軍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
勇蕭上名樞使幹離不軍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

王烏質上行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駢馬都尉
曹晟以行載此事於七日則為癸卯與王寅差一日要

錄又載四日金人求上母弟為質乃以駢馬都尉曹晟
使其軍晟尚榮德帝姬與上同生故遣之避金酋名改

晟曰貴蓋四日庚子金使來請六日王寅下詔而七日

癸卯始行也東都事畧宋史本紀王宗沐薛應旂續通

鑑並繫此於癸卯與要錄同而曹晟之使則宋史本紀

在庚子較此前二日北盟會編有別遣肅王為質請歸

康王善繫於是年正月二十四日今附錄於此書云比

承書示欲別遣親王為質今令弟肅王前去可諒誠懇

之情然念康王留軍中今將一月朝夕憂念未嘗少甯

雖皇子郎君義同一家必垂顧恤奈手足之愛同氣之

親一日不見實有三秋之念敢望仁慈侯肅王到日便

令康王回歸以慰茲寤寐注想之懷情深意切書不盡

言再此布敘惟是夕李綱宿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

冀俯察謹白案東都事畧金人攻咸豐門在辛丑先是蔡懋號令將士

外人近城不得輒施故有引砲及發牀子弩者皆杖之

將士憤怨綱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

霹靂砲以擊之軍皆驚呼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案三朝北盟會編是年六月十八

宮日於丑茶懋落職

乙巳王時雍高世則館伴大金朝辭使人是日康王自

金營還

案此節原本在壬寅之後丙午之前當是乙巳

云金使復來宇文虛中齋李綱所留三鎮認書以往仍

奉迎康王先是康王留金營與金國太子同射連發三

矢皆中營連珠不離金人謂將官良家子似非親王幹

豈有親王精於騎射如此乃遣歸更請肅王爲質

離不欲退師遣閻門使韓光裔交來代朝辭之禮又遣

團練使賈霆代別康王上令王解所服犀帶付霆遺幹

離不爲贈別王留軍中幾月數與觀蹴鞠雜伎會姚平

仲劫寨金人以用兵責使者張邦昌恐懼流涕康王止

之曰爲國家憂身耶金人莫不嗟歎幹離不由是畏憚

不欲康王留更請肅王及歸都人爭迎觀之上喜甚賜

子良渥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上文宇文虛中齋三

四日据李璠十朝綱要乙巳再遣宇文虛中王使金

軍就迎康王中使仍舊差迎康王十日差宇文虛中王

爲乙巳十日爲丙午康王之歸與此僅差一日而東都

續資治通鑑長編合補

卷五十三

七

事畧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沉績通鑑亦並繫康王歸於

乙巳則乙巳不誤而上文宇文虛中迎康王及張邦昌歸

矣然三朝北盟會編竟書五日辛丑康王及張邦昌歸

自金寨則上文迎康王在辛丑不誤而此云乙巳誤矣

未知名孰是姑兩存之北盟會編有幹離不送還康王書

繫於使年正月二月十四日今附錄於此幹離不以崇義

軍節度使大安仁龍州團練使耶律忠充副使送還康

王書云使至逃承來論請送康王備聆聖心懷注之切

今如命遣送前去緣以康王久留軍中謹贈金

一萬錠卿用所屬式表微意謹奉書奏聞謹奏

丙午制授康王太傅靜江奉甯軍節度使桂州牧兼鄭

州牧康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秦清推之與此合又是

年三月二十八日進授康王集慶建雄軍節度使合又是

牧此皆失載今並錄其制文於此二月十日制曰凡貴

無常雖小臣而必錄其制文於此二月十日制曰凡貴

庸錫以蕃社涓辰之吉揚命於廷皇弟之敢忘酌其源

軍節度使康王德宇清深風度凝遠出神明之胃閱義

理以居多宣日德宇清深風度凝遠出神明之胃閱義

至郊圻之驛駉毅然請行奮不圖己有此奇節願烈上

而或難壓以至誠強敵而能感迨退師而底績遂臻

飾以言歸是以用帝傳之榮班分州牧之重寄申威雙

錢進律兩藩以勵羣倫以敦至愛鳴呼原隰哀矣既見

急難之情福祿婚之宜共安平之樂往膺光寵益介壽
庸可特進太傅靜江奉旨制曰篤守慶基以興仁莫先立愛
舊康王三月二十八日制曰篤守慶基以興仁莫先立愛
友於弟而施故不令自辱朕嗣守慶基以興仁莫先立愛
崇於同氣乃誕舉於彝章谷爾在廷聽子作命皇弟太
傳靜江奉旨制曰篤守慶基以興仁莫先立愛
達變迤吉而允文傑才鍾河嶽之奇英氣稟乾坤之粹
佩服儒術居間義理之多周旋不羣茲華爲威武而屈
全忠成烈孝宜眷禮之有加騶駟多田鳴呼小雅編棠
近其更旋於兩儀仍行食於多田鳴呼小雅編棠
詩尤見益難之助元著鶴令之類是彰友愛之符往
體宥懷益難之助元著鶴令之類是彰友愛之符往
兼平陽牧以依前太博元著鶴令之類是彰友愛之符往
以懋功所以正朝廷治萬民力以寵行揚於大內賞
之恩眷惟賢貴弟方抗節而力以寵行揚於大內賞
廷布以守號皇弟太博元著鶴令之類是彰友愛之符往
平陽牧以依前太博元著鶴令之類是彰友愛之符往
華持之約處舉問之微守之以謙比宿天姿席之在門賞
仗節而約處舉問之微守之以謙比宿天姿席之在門賞
祁之多譽誼能德其績不顧身手足盛秋之重勤於既
往意氣自許乃不憚於一載之誠忱良以是仍於既
絨之貴加呼跋因歸命之行崇履可特授安國安武軍
行屏翰嗚呼跋因歸命之行崇履可特授安國安武軍

節度使信德牧兼冀州牧依前太傅康
王又云制十月二十八日與韋妃同出

是日金人退

師初幹離不長驅犯闕無與敵者自四方勤王之師大

集城下我勢已振卽有懼心旣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

不俟金帛數足遣使告辭就軍中賜宴遂行紀事本末

五案三朝北盟會編賜宴幹離不軍在八日甲辰較此

先二日有韓離不辭別書十日丙午有幹離不謝恩書

蓋賜宴在八日而退師在十日也東都事畧金人退師

在丁未較此後一日宋史本紀及王宗沐薛應旂畢沅

續通鑑並云乙巳退師較此前一日續宋

編年資治通鑑云金人圍凡三十二日

戊申遣王侁使河南大金軍前迎肅王紀事本末卷百

十朝綱要繫此於乙

己酉尙書右丞李綱言澶淵之役雖與遼人盟約及其

退也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憚肆行擄掠故也

金人之去三日矣初謂以其舡棧渡河今繫橋濟師一

日而畢盜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上可其請於是

分遣將士以卒萬餘案靖康傳信數道並進且戒諸將

度便利可擊即擊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案李綱建

五萬能戰者止南歸初瑄有以故之也瑄自撰南歸

三萬能戰者止南歸初瑄有以故之也瑄自撰南歸

可與擊李綱門瑄引諸公議遂留瑄幕中十一日李

耿南沖李不強若瑄與戰勝否李綱曰丞說李如厲聲曰

莫道金人強若瑄與戰勝否李綱曰丞說李如厲聲曰

瑄曰忘身家以圖非瑄所敢欲朝廷知李邦彥不他

借來復告重兵城下之戰社稷之安危固不可輕舉可

待其歸通鑑云金人退師必勝之策眾皆不答續宋編

亦謂澶取舊事從三侯軍半道請臨河激擊之從師及

於邢洛間相去二里金人盡遣兵追離不之師及

而諸將還亦數程矣再進猶擊第遣護之而已原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三

時行移文出於密院者則令追破誤出於三省
時護出境諸將上疏言從國事安得不誤中興姓
令種師中渡河上疏言從國事安得不誤中興姓
時須旬日若許臣自刑相間徑取上黨其無備破
尚矣須廷駁焉靖議乃置賊既退語於眾曰料南
必矣須廷駁焉靖議乃置賊既退語於眾曰料南
量亦須經月有議乃置賊既退語於眾曰料南
兵衛之駁虜之兵在左右兵騎送殿按徐行殊無
色後數日朝廷遣馬忠范瓊防西兵既遠來而不
二萬騎屯滑陳兵河上不得輒渡西兵既遠來而不
逞眾口喧然神師中將同河上賊復抄掠所得旨
至趙而樞密院迫三將重已出賊復抄掠所得旨
及被旨許令追襲而賊之輜重已出賊復抄掠所得
定賊雖未行吾能驅迫出界非諸將之罪也
可接戰所以僅能驅迫出界非諸將之罪也
庚戌以中大夫尚書右丞李綱知樞密院事
七案靖康要錄載李綱辭謝於十三日則爲己酉
要錄又載李綱辭謝於十三日則爲己酉與此差一
庚戌此殆據辭謝日書也靖康傳錄亦稱在十四日
與此殆據辭謝日書也靖康傳錄亦稱在十四日爲
辛亥命云除尚書右丞李綱言伏奉聖恩除樞密
院事聞命不居所措竊以鴻樞之言長專統兵機宜
奇英許忘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輒多忤初荷上皇
義自許忘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輒多忤初荷上皇

拔執無敢言其所以待清光屬大木暴至士庶奔走爭具舟
械前論奏富路所猶排流國七載上皇去冬因邊使池備金
常承惟大度之私方圖犯王之報太敏上冬因邊使池備金
人盜據全聖子皇南幸淮與少宰吳敏協建大策萬幾成
繁欲授首述上皇幸淮與少宰吳敏協建大策萬幾成
內禱臣躬述上皇幸淮與少宰吳敏協建大策萬幾成
計者鄙駟加擢用自庶不日爲固守之策陛下爲避賊以
臣卑鄙駟加擢用自庶不日爲固守之策陛下爲避賊以
征行營使事臣懼用自庶不日爲固守之策陛下爲避賊以
以來夙夜憂勤深恐勛績不世殊遇願陛下爲固守之策
簡閱將校率屬道卒射不世殊遇願陛下爲固守之策
戢奸以安眾間道移檄北矢石登城以禦敵忘食夜不寢
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既集欲因利乘便連營逼敵
使之進不敢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遁擊其半
濟勝可受節制於宣撫不關於微臣實營二三月是夜四
然平仲出師道猶不知之於微臣實營二三月是夜四
平仲出師道猶不知之於微臣實營二三月是夜四
鼓陸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接頃刻之間使督三至臣適
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荆館親督將士列
布衝要分遣軍馬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親館以中軍捍拒
賊馬射殺金人甚眾是夜臣陳兵百餘城下明晨復
列陣與敵相望臣所統兵馬士氣百倍欲戰然臣畏
求對不可已而賜罷恐懼自省莫測其原仰賴陛下至

仁至聖灼見愚款實無他勝特賜宸翰許之保全慮其
空乏加賜兼金未逾三宿垂賜見俾還舊物蓋中傷
城四壁守禦下天德命覆軀曷避然惟是都城
微臣伏惟陛下集隆命輕軀曷避然惟是都城
謝之因際殺掠內侍理資彈壓臣躬兼睿旨即取其最
民者斬數十人集首通衢以靖羣衆沐聖恩令臣
廷密院竊惟心和議既成金人擁重資邀名鑲不戰而
所欲宗舊法私兵符出於密院而志兼總兵政豈其
且祖而不得專其制今臣竊謂敵行營之兵又制樞廷
三衙所屬未見其可臣乞結甲師之兵未有所處須
師未有所屬未見其可臣乞結甲師之兵未有所處須
旬日之間稿賞條具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古
師道當抗章保甲還州縣各安其業內外人心既
之此心素定有陳請避賢路以遠讒謗全陛下
非所宜據固當卑辭得請而後已所有告命未敢
奉御實批降詔卑辭得請而後已所有告命未敢
不允日下供職卑辭得請而後已所有告命未敢
癸丑澤州言金國相黏罕(案黏罕即金史之宗翰也陳
本名積通蓋徐乾學後編並作黏罕沒喝金史宗翰本傳云

國志云粘罕小名烏家奴一名粘漢言其貌類漢兒後改名宗維與金史不同兵次高平

紀是月金人犯澤州之高平知州高世由往稿之乃去

陳悖通鑑續編是月丁巳攻澤州下之與宋史異

誤初粘罕既破忻代宣和七年十二月會編粘罕破於九日

午降代州於十七日甲寅陷靖康要錄破於九日

之前與會編略異要錄云先是宣和日中河東者約十餘萬

司謀取燕雲以燕雲之民置之內地曰忠勝軍日義勝

軍皆山後漢兒也賁勇可支用者亦聽之久之倉庫人

給錢以贖之雖不許支用者亦聽之久之倉庫人

相達我軍即怒出不遜語我軍所請皆陳竊亦怨道而

食陳吾不蓄人平我將汝漢兒聞之懼其官軍也孫二

既至武州漢兒亦為內應遂失武長驛至州守將李

大勢不敵開門張樂以逐之關折可求以麟府兵劉

光世以郵延兵援河東皆為所敗可求於北盟會折

和七年十二月遂圍太原月餘不能下是年九月陷適

通鑑長編合浦卷五十三

平陽義軍破城叛去

名曰養贖積蓄爲一從空及金人入寇是諸郡往義軍諸郡

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李直十朝綱要謂平

陽守將劉嗣初劫漢陽義兵以城叛清康朝綱要謂平

兒義勇軍四千其將劉嗣初之宣撫司俾領其眾屯

平陽見平陽人餘黨且襲京師九日爲之密遣人問

獻入平陽圖於戎首於是正內其僞爲入城而

譙門奪府舍甲仗庫取器甲分隊而出士民戰慄走且

呼曰殺賊臣漢兒內地今果隨其地徒舍宿憤殺走凡

中甚眾城中人悉出避之禍城括金銀駟婦女

十餘日而陷威勝軍案李重初入城要權威勝軍事

事李司錄者以軍兵遂引金人入南北關案靖康要錄

人之知太原而分其半趨京師陷隆德案續編年資治

其酋自太原而南過北關通鑑云黏罕陷隆

德府先是太原堅守之使不克分兵而南既逾北關

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臣當以死報國

頭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臣當以死報國

孫亦被殺黏罕以燕人姚璠知府事在二月十九日乙卯

宋史本紀及薛應旂續通鑑亦在乙卯東都事畧在

甲寅既次高平朝廷震懼命統制官郝懷將兵一萬屯河

陽扼太行琅車之險以種師道爲河北宣撫使要錄靖康

河東路北宣撫使宋史本紀陳撻通鑑續編並作河南

河東路宣諭使而陳鑑繫於三月又書四月以種師道

爲太尉同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宣撫使東都事畧薛

應旂王宗沐舉沅續通鑑並書種師道爲河北河東宣

撫使於四駐滑州以姚古爲制置使總兵援太原以種

師中爲制置撫使援中山河中諸郡紀事本末卷百四

資治通鑑原注云呂中曰靖康君子皆主不棄三鎮之

說而金人卒以叛盟然則不棄三鎮之說非歟曰靖康

未始不棄三鎮特有不棄之故耳使眞不棄金安能爲

我患使蚤以三鎮與金人又誠不棄固當外爲不棄之

下之心腹此斷不可棄也吾誠以不棄固當外爲不棄之

謀以不怒金人而陰爲援之實以救三鎮此忠臣義士

也今一人言棄之便則不可與人復念軍民守國之忠一

不棄便則下尺寸不可與人復念軍民守國之忠一人言

爲之援是其所謂不可與人之詔而未嘗遣一人一勢而

反以孤忠臣義士之心河東河北無一人負朝廷而朝

反以孤忠臣義士之心河東河北無一人負朝廷而朝

廷之負其民多矣自古蓋未嘗有數十萬不叛之民而
不能守其國者河東河北之民死不忍忘君父自宣和
迄於紹興迨十年甯不肯降金祖宗之德淪肌浹髓至
矣使其合十萬力爲一誰能陷之所以不能當者待以
權輕兵寡勢孤大矣猶可謂之不用所乘三耳朝廷已據
其爲車師棄不巳陷真定兩河咽喉已塞矣而朝廷至是
猶集議存棄三關地孰便臣下尚相持棄不棄之說甚
矣其可痛也金人嘗謂吾使曰汝議論定時我已波
河矣大功安得不國家之患在於多虛文而少實效多議論而
少成功安得不

爲敵所侮乎

甲寅侍御史孫覲言

案靖康要錄是月二十六日侍御

震擢陸下總攬之初坐席未暖分遣使臣捐棄金幣以
爲和戎之計中外之憤痛心疾首以爲構怨連禍之人
未卽誅殛無以謹按太師蔡京四任宰相前後二十年
謝天下臣等

挾繼志述事之名建蠹國害民之政祖宗法度廢移幾

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倡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積蓄掃

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壞封駁之法置曲學之科以

杜塞諫諍之路汲引羣小充滿要塗禁錮忠良悉為朋

黨案靖康要錄此下有云交通勢相竊弄威柄閨門渾

濁父子喧爭廝役官為橫行媵妾封至大國欺君罔上

挾數任情書傳所記老姦巨惡未有如京比者上皇屢

因人言灼見姦狀凡四罷免案靖康要錄此下有云近

憑依案靖康要錄此下有云近憑依案靖康要錄此下有云近

為惡案靖康要錄此下有云近怨氣充塞上下

陰陽案靖康要錄此下有云近人心攜離上下

解體於是敵人乘虛鼓行如蹈無人之境陛下赫然威

斷貶斥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惡豈可獨貸案靖康

下云況京在破和中原建平燕之議納燕人趙良嗣以此

為主又欲以妖人王子息服錦袍鐵轡為大將計議以

當國循習初議與京子攸決意成之京之悞國固不容

誅而不構造邊患父子相為終始與輔均為罪首公議藉
藉一決未可以已矣且京被遇三朝父子祖孫為三公第
者一人親執政者三人登禁從者十數名國甲第
營擬宮省袍帶之寵下圖遼報吠非主尚懷糟糠之
恩顧京所挾輕貲一論報去君父惻然坐聞城中無一
輩治舟楫難之意掉尾不顧曾大豕之不聞原其用
人自有同舟患難之意安知豈使中國空虛如馮造輩乎
如此使京尚果為相安知豈使中國空虛如馮造輩乎
幸相非其人果為相安知豈使中國空虛如馮造輩乎
所不至而其京又善姦害怨飾非獨使上皇負謗於天
下眾論不容尤在於此伏望陛下睿斷使上皇負謗於天
竄殛稍正京父子之謗少紓四海之民又言錄此別要
一洗上皇恥味之謗少紓四海之民又言錄此別要
慈我二十六日之論或謂蔡三邊無窮之禍以成朝廷
事大之患中朝之論或謂蔡三邊無窮之禍以成朝廷
今日之患中朝之論或謂蔡三邊無窮之禍以成朝廷
惡當正典刑以謝天下而已也臣近者嘗聞言事之臣
所以未厭而臣亦不得而巳也臣近者嘗聞言事之臣
共疏渠魁蔡京之罪乞賜矜恤今不復重陳仰祈睿聽
敢以貫攸之罪狀畧為陛下言之不復重陳仰祈睿聽
亂攸憑藉世祿濟以姦回平日懷姦迷國壞法亂常竊
弄權擅作威福方王師之北伐也貫攸為宣撫使提
匡已不勝誅矣

數十萬之師挫於殘敵淹留彌歲卒買空城乃以恢定

故疆冒受非常之寵案靖康要錄此下云貫以太師封兩國公攸遂入總樞廷矣此貫攸

之罪同也蕭后納款遼使韓昉見貫攸於軍中卑辭祈衷欲

捐歲幣以復舊好此安危之機也乃叱昉使去昉大呼

於庭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悉非我有而國用民力從

而竭矣案靖康要錄此下云此又貫攸之罪河也當迨蔡京專政貫則與造邊隙首引遼良嗣用之

金人結好則又招納叛亡反覆賣國造怨結禍使敵人

因以藉口案靖康要錄此下云前年秋貫以重兵屯太

原欲取雲中之地卒無尺寸功案靖康要錄此下云反以剪除寇釁枉道河朔

而歸又慮眾人之議已也公肆誕說膺厚賞者千百人

貫遂封廣陽郡王而攸亦進太保封燕國公此又貫攸

之罪也同也去年冬貫復出太原金人犯塞貫實促之攸見邊

報警急貫遁逃以還謾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於此案

康要錄此下云此也迨敵人長驅震驚都邑貫攸一旦擄

又貫攸之罪同也

金帛盡室遠去曾無同國休戚之意案靖康要錄此罪

同也臣願陛下奮揚威斷察其貫攸之罪上通於天願

陛下早正典刑以為亂臣賊子之戒案靖康要錄是日

專執重賞之罪云臣等伏見比歲以來聞人用事竊弄

騎直抵京闕宗社之危殆苦綴旒陛下難之然竄斥大臣

王黼等以謝天下而眾議不厭以爲首難之國之大者

貴臣等按賈之罪雖擢髮不足二十年專以欺君妄上

尙可數也賈自陝西用兵前後二十年專以欺君妄上

爲術虛立城砦妄奏邊捷以爲己功汲引羣小易置將

吏以植私黨交通舉而輒改京官者自除授不資制

有自選調不由薦舉而輒改京官者自除授不資制

格而遷升防鬪者有被廢田里不應甄敘而行從

者如市金帛爭相慕悅積如山私盜取官錢苞苴公行

貫之罪也戰士之徒冒犯矢石傷者有金帛於賜死

者有喪贈之恩自賞用事一切廢革戰傷之士仗毫無

所得而歿者又誣以逃亡之罪乾沒軍實悉充私藏致

至師還而庖人廢卒守舍掃除之隸冒功奏賞有駟致

節鉞者買之罪二也。買又擇取陝西勤卒刺爲親兵。號曰勝捷方征伐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以濟軍需。命貪爲己。有而嚴。立軍。取憤於州縣。頭會。箕以民不堪命。貪賊不法。凶焰勃然。臺諫之臣一言議已。中之以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貫之罪四也。方贖作亂。攻陷城邑。東南大震。貫將兵討之。御眾無法。縱爲貪暴。悉斬良民。以效首級。於是民死於天兵者十有五。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亡。充斥州縣。卒致生靈塗炭。貫之罪六也。且貫以刑餘之人。身爲三公。職在樞省。穢貪不已。遂至王爵。存昔勛德。所不敢居。本朝故事。亦未嘗有而於。棨。驚。畏。惡。不。接。估。權。擅命拜免大臣。氣焰煽赫。威震天下。產怨召亂。浸成國難。陛下親政之始。大明誅賞。以勸四方。如貫其此六罪。何所逃於覆載之間。伏望正滔天之罪。以爲亂臣賊子之戒。天詔蔡京特責授中奉大夫守祕書監分司南京下幸甚。詔蔡京特責授中奉大夫守祕書監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居住童貫特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池州居住蔡攸特降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紀事本三十一。又卷百四十八。案靖康要錄載此。於是月二十八日。則爲壬戌。而此云甲寅。則爲十八日。與要錄差八。夏台重監之屬合甫。卷五十三。七。

日李璽十朝綱要繫孫親上疏於癸丑而京攸等責降
在甲寅責降蔡攸諸人制文並載九變而賞罰可言必
書同日今附錄於此責京制益繇黜陟之公邦有常
待是而非之審罪而天聖或服遇三朝陟之任幸衛始於
刑朕何敢已蔡京親達聖世被志述事之名祖盡國害
二紀述其行已事殊大之說肆窮引邪侈之風祖盡國害
民之政託豐亨積掃蕩無餘邪侈之風祖盡國害
變更籍園第私儲積掃蕩無餘邪侈之風祖盡國害
於黨籍園第私儲積掃蕩無餘邪侈之風祖盡國害
而姦弊縱橫漁奪下民而忿孫充塞毒既留於通替御
遂嫁於上皇況計之甚安顯國家而何賴士庶伏闕先
聚族以逃雖汝頃法不可怨尚念弼諧之舊休優終寬
諫交章公論既瑱分留務曲全體貌仍許退相勉服必
之恩俾長闕臺往不怨尚念弼諧之舊休優終寬
恩母忘循省可責前件責童體貌仍許退相勉服必
在於去邪位極公義莫先於體貌仍許退相勉服必
科童貫去邪位極公義莫先於體貌仍許退相勉服必
將垂二十年論戰多無尺寸效惟事柄大信臣護諸
御之宜家室不與嗟頃敗軍須不逾之盟首將三為之
解體史民無不與嗟頃敗軍須不逾之盟首將三為之
窮之禍號復故地實守興城再為太原之行又倡震中
之議師法暴露讒怨並興此厲階誰執其咎國送震中
於鄆師法暴露讒怨並興此厲階誰執其咎國送震中
汝置朕心安得而私猶念股肱曲全體貌仍許退相勉服必

封爵尚子環尹之崇階俾皆退休保其終始體於寬典
母急欽承可特責授前件責蔡攸制曰居台輔必資
補袞之功職領游初無學術早被聖鑒乖成積宜解正
幾蔡攸思直道以事君乃復邀功而設國頃將虎旅同
之隆不遠謀大重兵邊釁既不能深盟於舊好又不
燕疆殊乏遠謀以重兵邊釁既不能深盟於舊好又不
全制勝於萬全遂以重兵邊釁既不能深盟於舊好又不
城納於萬全遂以重兵邊釁既不能深盟於舊好又不
問邊則茫然勿心肆欺而忘國事逮金人深入
禍遲其已之私痛疾首生此膺階之稜議者皆不
及置我思安得而私尚屈典刑曲全體貌其善地體
柄仍論道承官卑四品之文階真祠於善地體
寬典母急欽承可特責授前件責蔡攸制曰居台輔必資
可責授前件責蔡攸制曰居台輔必資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三
辛
淹贈司馬光張商英官案李真十朝綱要英太保除
追封范仲淹魏國公贈司馬光太師張商英太保除
元祐黨籍學街之禁靖康要錄手詔在是月六日以
月朔丁酉性之亦與十朝綱要合宋史本紀及王宗
沐薛應旂舉沅續通鑑亦並在王寅淮是月六日手
詔范仲淹司馬光並贈大師而仲淹贈魏國公則在
是年三月二日降制以綱要有徵誤陳均九朝編年
備要云或曰靖康初求治甚急徐吳當國有詔宰相
范希文司馬光張商英皆贈太師希文乃仲淹字且

未嘗任宰相蓋出後進耳剽上意以爲純仁也有司
不能正久矣取遂改封魏國公失於平昔不講也然
澹太師猶未言九月十日奉聖旨司馬光並載於詞
時徐吳正後三月九日亦載要錄今附錄之命詞差
要錄又正年監九月九日亦載要錄今附錄之命詞差
判西京國子監九月九日亦載要錄今附錄之命詞差
碑他書均未及其文亦不載要錄今附錄之命詞差
年二月六日未及其文亦不載要錄今附錄之命詞差
大金兵遂抵京師於四方不獲奉宗廟政號召康元
而惟國大臣未事已錄三省樞密院盡遠有號召康元
可舉世名臣未事已錄三省樞密院盡遠有號召康元
指揮並大張商英可駮太保應元祐黨籍元祐追封
范仲淹魏國公制曰庶民咸聞賢哲之遠日追崇德
報功實錫恤章之先務昭明倫之丕範遠旌希世之
偉人爰師追封楚國公謚聽故資政殿學士戶部侍
郎大剛方早以名世才出范仲淹清明而直諫
博大誼薄平雲天直道立朝勁氣沮昌之運危言驚
世高誼薄平雲天直道立朝勁氣沮昌之運危言驚
政有功斯人沛澤之下民聲嘉猷之告后山有議
猛則藜藿至於不採朝之強本則精神爲之折神
下賤之跳梁總思而捍禦料敵制勝機謀若神弭
變消萌酋渠禍魄聲名暴於夷貊功烈著於鼎彝故

敘祗廟堂緝熙乎帝載運籌帷幄張乎天威文武
惟憲萬邦風采相欽天觀下太山北斗學士仰其高
景星鳳凰人之謀功於瞻元豐效見茲於今日屬繁
金城萬難之想於宏謀帥有衰揚全魏之遐命特華
初政彌公勸之槐昨土直茅載萬方懷英爽如存寵
賢而臣下勸庶幾衰有德而萬方懷英爽如存寵
斯享可特道術以封魏國公餘如故贈司馬光太師
大臣本道術以封魏國公餘如故贈司馬光太師
心而發政衰有德用舉明主比隆於三代宗臣揆昔
爲天下之政衰有德用舉明主比隆於三代宗臣揆昔
德之俱高願衰崇之未極矣方細想於一代宗臣揆昔
復右正議大夫司馬光剛大願矣方細想於一代宗臣
於義果於德孟軻命世之才以斯道覺斯人而寬裕
民之任節貫公望橫翔要途知無不爲言底可續天
開金石節貫公望橫翔要途知無不爲言底可續天
苛解室致潤治庶民聲名播於四夷畫像不殫於
在王室澤潤治庶民聲名播於四夷畫像不殫於
心奮義生也榮而死也哀千載風頑夫廉而儒思
立究觀國籍是爰獎四朝之舊弼臣屬不績於正
大明師國是爰獎四朝之舊弼臣屬不績於正
陟帝師永標人範昔抗浮雲之志何有一世之清
明欽慕之議益人範昔抗浮雲之志何有一世之清
令吏部檢舉申贈張商英太保制日朕撫有嘉師紹

隆聖緒思衰明德之佐以厚風俗之原永惟舊文殿之
良夙高斯世大之望肆頌閱策英器博而用宏議周
大才學士鉤深探遠有經邦圖國之文析微忠義合
而之學早培運藝兼由求之能嘉猷居丞籍於中臺
之人出政事果嚴瞻益峻與論攸宗衮纁之歸周
之美宣於庶務嚴瞻益峻與論攸宗衮纁之歸周
公執紀綱於庶務嚴瞻益峻與論攸宗衮纁之歸周
名器以清修去織抑浮靡而節朝有百揆之序時
歌六府之清修去織抑浮靡而節朝有百揆之序時
聖於晚節清風波屢出於危塗天不期月而巳去石益
於珍萃屬佳新於庶政肆加賁於錫以休命圭超
陞魂位制之密印交泉屬遐想高風尚欲司馬光
特贈太保上如初故三月十日臣僚上言追贈司馬光
太師實亦卒有政所先天下甚光之子康卒康孤
直不卒亦卒有政所先天下甚光之子康卒康孤
年榘卒亦卒有政所先天下甚光之子康卒康孤
十歲主祭祀有他年赦恩遺表恩澤未卒方乞身
者許再推恩光有他年赦恩遺表恩澤未卒方乞身
榘而榘不推恩光有他年赦恩遺表恩澤未卒方乞身
子亦不得幸絕有指揮無人食祿已十五年矣伏望
以光遺表預光之指揮無人食祿已十五年矣伏望
光姪孫朴見任宜教郎亦乞除授河南府之差遣之
光姪孫朴見任宜教郎亦乞除授河南府之差遣之

管光家以稱詔書追贈之意奉聖旨司馬朴差同判

西京國子監九月初九日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奏乞爲

碑奉聖旨依奏碑額朕當親書

又詔自今並遵前宗舊制送用大臣裁抑內侍不崇

飾恩侍不聽用姦人不得廣浮用之費凡恣國害

以營燕遊之地不竭爾力以廣宋史本紀王宗沐均於

民之通鑑一切寢罷東都事畧北會編均於

沅續通鑑並繫此於戊申靖康要錄北會編均於

十二日載此朕以全文以靖康要錄北會編均於

戊申也手詔朕以全文以靖康要錄北會編均於

皇甯比者金人犯順都閉闕之月上夙夜祇懼靡敢

實勞朕不靖震驚朕而遲之臣擊內侍白晝剽掠

內作不靖震驚朕而遲之臣擊內侍白晝剽掠

乃敢不靖震驚朕而遲之臣擊內侍白晝剽掠

致汝等抵冒如此朕念嗣位之初首擊內侍白晝剽掠

並遵用祖宗舊制朕甚悼焉播告汝等朕自今庶事

不聽任姦人輕用大權賜子不奪爾居以營宴

遊之地不竭爾力以廣無用之費凡不奪爾居以營宴

一之寢罷爾當重刑戮必無赦不後敢復犯法

素亂我綱紀當重刑戮必無赦不後敢復犯法

咨爾邦彥立大旗於河東會編同

又李邦彥立大旗於河東會編同

法案此文見於中興遺史乃續鑑所本也遺史曰金

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十三

三

人既退神道請臨河邀之戰可使無類若繼
之去他日禍一不可測李邦彥等不從罷道爲中太
一宮使五日護金朝堂議邦彥奏立大旗於河東賈
范愛等領兵護金人過河邦彥罷於此當在邦彥
北有瘡兵出則師道罷在邦彥之後而此事當在邦彥
罷於癸丑則師道罷在邦彥之後而此事當在邦彥
未罷於癸丑則師道罷在邦彥之後而此事當在邦彥
故繫於此
又李邦彥罷以張邦昌爲太宰吳敏少宰東都
畧十朝綱要宋史本紀王宗沐薛應旂舉沅續亦不
並繫此於庚戌陳均編年備要陳樞諸書附繫於此
書以三朝文與此同姑從東都事畧諸書附繫於此
然辛丑陳北盟會編之即云李邦彥罷而張邦昌爲
日辛丑陳北盟會編之即云李邦彥罷而張邦昌爲
太宰亦在辛丑則與他書庚戌李邦彥罷而張邦昌爲
會編五日辛丑則與他書庚戌李邦彥罷而張邦昌爲
至金營而長編本書肅王至金營自六月是日從肅王
者有沈晦無邦編本書肅王至金營自六月是日從肅王
乙巳則邦昌歸在肅王至金營自六月是日從肅王
也然趙姓之興遺史亦云邦昌從肅王同以他書邦
昌之從肅王或興遺史亦云邦昌從肅王同以他書邦
繫於庚戌較會編爲可而往不與肅王同日以他書邦
有罷李邦彥制文與蓋邦彥於少宰獨無授張一邦昌
制文罷李邦彥制文與蓋邦彥於少宰獨無授張一邦昌

於陳東上書之日蔡偉北征紀實云邦彥爲都人
憤怨因乘婦人呼與垂黃裙上密匿於一聖院
其履罷侍命得去始敢出此辛丑日之罷李邦彥
陳公輔論列之方罷數日又於十日復用邦彥爲
太宰謂李邦彥方罷致仕子乞昌又丙午書李邦
右揆皆虛位吳邦彥乞乃罷致仕子乞昌又丙午書
李邦彥未李邦彥乞乃罷致仕子乞昌又丙午書
又罷也辛丑則邦昌與罷此丙午復用而庚戌則
已從肅王復往出昌與罷此丙午復用而庚戌則
以俟更攷惟吳康要條少則與邦知營在何則存
戎塙有可激靖康之變李邦彥授吳敏二日邦彥
致仕手詔李邦彥授吳敏二日邦彥授吳敏二日
並附錄於此十四日詔李邦彥授吳敏二日邦彥
憂國愛民之誼以手詔李邦彥授吳敏二日邦彥
朕在東宮時熱聞嘉譽策名器抑裁允濫獻納非
關其所建明惟知利社稷撫軍民爲急與前一
元惡之人忽生怨憤實駁子聽已言所乞祠日
中外咸信勿疑四日實駁子聽已言所乞祠日
事道必嚴去就之規明主佐賢務全體貌之志
元輔久執化鈞方引疾以辭榮用疏恩而漢心
持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李邦彥榮用疏恩而漢心

且以成輕失用聯吾社德剛朝圖曰士言進崇屢問倚顧進以
虛懷國用語昏以逮爲仁通咸揆祇一入許祕章綬遠身台文
而與勢人才禮列鈞悅者而聽策膺宮告國殿御定猷方迨子敘
傾非類欺則呼臺之禁勇遂言咨訓依安朕使往既行來惟賴於
欽無不者得交今陪敦多義靖遂學密得制揚功日授授觀君
命鎮軍肆廢易於若邑咸歸是掌非堯舜不陳固安回志爾舊制
以姦律汰節以令而宣刑者則錫次寵輔遂固安回志爾舊制
究萌玩而無紀非力至公利無
永圖其無紀非力至公利無
圖可畢議而力至公利無
特授而力至公利無
光朕無

兼祿大夫少宰

又神師道罷中丞許翰奏師道督慮未衰方時多故

而虎臣置之散地非策也案北盟會編是月十七日故

都事畧宋史本紀並繫此於癸丑五日會編合李重

朝一綱要二月癸丑金人皆渡河北去神師道罷爲中

河北宣撫蓋因事連類附書實則師道復用當在後

八月辛酉非於一日之間罷而師道復用當在後

要云許翰言不當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

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毀門外師道寂然不語翰因

言平仲兵結用師之失以感發之師道始言久可破

寡當分兵結用師之失以感發之師道始言久可破

也翰深歎息其言復云上地使糧道不通挫以持久可破

奏師道智慮未衰云云議以三鎮軍民不肯割地編

又王雲曹使金軍及雲矇回云仲唐格尤主其實以編

款租賦代割地之約廷以賂之耿和可以決成乃詔宣

意謂非歸租賦則制地以賂之耿和可以決成乃詔宣

是使二下得輕易進兵而議使紛然矣靖康要錄是

副之始歸而又往耳東都事畧繫此於二月辛亥則
爲十五日宋史本紀薛應旂續通鑑並繫此於辛酉
與要錄同疑事畧
誤也今從要錄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三 慈谿馮一梅輯註